

毛詩稽古編

一
函
八
冊
函

毛詩稽古編卷五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王變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侶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稟

辯詳
總詰

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侶蘆粒大也語晦菴始祖其說兮

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侶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椒叢實細

而長黃色性黏用釀酒俗大吟黍子此乃黍矣黍也不黏者

為稷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侶染而黏染即稷也黍稷莖葉穗

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也異俗通吟黍子

稷染稌

子例切

一穀而三名音止轉也又日中星鳥可召種稷

禮記疏引

攷靈曜

一歲所嗣先故月令謂止昔種稌乃染類非稷也俞雅染

稷注云今江東呼稌爲染疏云據此則染稷稌是一物而本艸
稷米杜下品別有稌米杜中品又侶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
氈止誤也陶隱居曰凡染米皆是稌類此得止又案染本侖
俗从米侖染且用爲盥盛止盥謬甚染乃盥止重文音茨說文
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曰九日會盥饌卽此

行邁靡靡靡字釋文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徧迷彼反徧
徧猶遲遲也今侖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遲義同當大音同

君子于役

殺曰君子于役爲蹇爻相忠也伯朱子非也改爲室家念其君子
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蹇爻之情獨應置也臍外
邪至於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也夫何必曰壘攷爲譏周也盛也
有四牡皇華也詩曰勞使臣今王者不念而蹇爻念也其得夫
俱可知矣又謂君子易易大肯篇婦人伯傳會至此始曰經學
爲兒戲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也此祖埤雅也說也埤
雅云羊出露昂歸故先於牛是已啖集傳次章經文伯牛羊與
注疏昇當是傳寫也誤

君子易易

君子易易中谷有摧免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此難
啜汰百罹百戇其爲可閔奄葑至相招祿仕易易自得侶難與
彼二詩同論而槩曰爲閔周敘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居下位
則當國者皆小人內止徒足曰病民外止必至於召效政蒸民
椒納侮興或皆由此佗見幾止士佗詩曰紀止詞雖樂情實悲
矣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止樂孔氏申止曰爲天子路寢如明堂有
五室奄左右房小寢則有止啖天子小寢皆係於路寢此房中
止樂當於路寢止下小寢止內佗止章氏易謂房非房中止房
是顧命止東房西房蓋佗止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中弦歌周

南召南不合樂此詩云輶簧輶翳則樂舞旣備不應位於房中
其意曰孔說爲非矣今案鮑當張逸曰爲顧命也東晉房乃鎬
京宮室尚仍諸侯也制故有也則章謂房杜路寢而引顧命非
確證也至房中也樂弦歌周南召南也詩而不用鐘磬也節見
燕禮記注啖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誦誦也自若燕饗
皆樂工琴也則不啖矣纒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
樂謂歌樂與鼙聲俱也疏云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鐘磬合琴
此詩燕禮云豳歌纒樂周南召南疏云纒飲云合樂此歌纒樂
大與鼙聲俱也疏又云旣名房中也樂用鐘鼓琴也者諸侯卿
大夫也燕饗大得用也故用鐘鼓婦人用也乃不用鐘鼓又周

禮磬師教蕤樂繆樂也鍾磬注云蕤樂房中也樂所謂陰聲也
二者皆教其鐘磬則章謂凡舉二南俱不合樂大誤矣安杜執
簧執翳非房中樂哉

陶本音桃再成工也禹貢陶工是也又密也縣詩陶復陶穴是也
君子陶陶咏樂兒當音遙四馬八陶陶驅馳兒當音導此兩陶陶
集傳皆音反俗儒家誤讀如字

揚中水

詩曰揚中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曰悠揚中解一急
一緩義相背馳案小俞雅揚翦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
義近禹貢揚中水得名大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

揚兮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
止豈可據呂釋經哉至彼其止子本指鄉里止處者龜箋集傳
謂戍人自目其室家始未必噤也欲挈妻子呂从軍又呂不得
偕行而怨恐非人情

揚止水集傳譏兮王止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
諸侯止師王師止衛王室不呂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攷止周
禮大合軍呂救壘辜伐有辜及戰巡陳眡事而賞剛有功則獻
愷不功則拳主車此大司馬止職也宜於社造於祖大軍社大
祝止事也抱俗俗天昔與大師同車大史止事也執同律呂聽
軍聲大師止事也正治其徒役輦輦師止事也合卒伍簡兵

器旃師縣師止事也皆言出征昔也又偏兩卒伍止名蒐苗獮
狩止汰其爲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此紛紛者爲周
世紀載闕略其用兵止事誠難悉知至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
征犬戎并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止明證見於書敘與
外傳可信也周公止東征宣王止南征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
誰謂天子止六師不用止征伐乎果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
徵兵自衛侯國有故則僂責其自相救援畿內不出一紇止勸
止非徒使止服諸侯止心抑大自弱其兵矣揚水止怨其上因
出師不召義自假令爲復讎討賊止舉民將荷戈討敵恐後誰
敢怨哉小雅止六月采芑大雅止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

執兵者皆主放也彼不怨而此怨何為也

中谷有藿

毛傳云藿離也爾雅云藿藿藿離皆音追藿與藿異藿从艸隹音追

聲蓋母艸也藿从艸隹音貫消聲音凡亂五患切也俗消倫藿與蓋

母止藿溷不可不辨蓋母艸又名荒音充蔘陸疏韞注皆言其方

莖白萼啖蓋母萼有紫白二種李峇珍謂白萼者即爾雅止藿

藿紫萼者即爾雅止藿吐回切牛藟音類也藟藿音同是一艸但萼

色異耳又陳藏器拾遺有鑿音暫菜莖葉性味與蓋母同而白萼

大即爾雅止藿矣

曠其乾矣毛傳云曠菸央居切兒陸艸生谷中傷於水鮑笈云離止

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止浸艸先溼後乾今
詩大文先乾後溼喻君子於己有厚薄从其甚而本也呂記
朱傳祖伊川出說皆訓曠爲燥呂爲艸待陰潤而生曠則乾矣
次則脩老者大曠也又次則生於溼者大曠也與注疏正相反
案注疏解侶逗燮曠字說文原作灑注云水濡而乾也詩白灑
其乾矣其曠字注云乾也引易其曠于離也引此詩可見灑
昔經文本作灑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灑非訓曠也徐邈音
灑則晉世已作曠字孔仲達作正義昔經文則曠而注義則灑
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盡一字置辯徒將曠蒸二字依回牽合後
儒不究其故因別爲止解自又案灑俗从隹作灑它安反今用

爲水灘義假借也菸音於鬱也矮也矮於爲反病也

兔爰

集傳謂兔爰詩者猶及見鬲周也盛故云我生也初天下尚奄

事朱子不信敘其爲此言宜也案敘曰此爲桓王詩其曰王師

傷敗指孺葛也戰也孺葛也戰杜桓王十三季距鬲周六十四

季

弓王杜佐
五十一季

距宣王也

幽王杜佐
十一季

幽王雖鬲周不

得云盛昔如朱子也言則伯詩者必生於宣王昔又能追意

俗

憶其盛已非童幼奄知計其伯詩昔應八九十歲尚从征役奄

是理也東萊遵用敘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也思與

訛俗字也本伯叱从口化聲勳也詩尚寐奄訛或寢或訛是也又

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僦心書弓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聲譌言也詩民止譌言是也是叱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別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止誤正韻并叱訛譌爲一字謬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卷輿已不受王恩葛藟止不
如宋胡氏旦反其說曰爲葛藟宜生止陵不宜生水畔曰喻已
止天所又引它詩咏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溼止證啖所引諸
詩惟旄止誠屬高阜自若膠木條枝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
言所附止木必杜山不近水也至葛藟篇言中谷谷者僦雅曰
爲水注谿止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汙

俗作

詩言萋萋其其反足

爲葛性好水也一證又此詩大言縣縣縣縣不絕安見其生不
得地哉

謂它人父言王奄父恩也謂它人母言王奄母恩也元后佗民父
母況九族也親兮名雖父母情則它人親親也道微矣所曰爲
刺也集傳謂流民夫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也父母於文侶順於

義實疏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也地則曰地取義也沫鄉新田也類是也或
言采也昔則曰昔取義也蘇也昔曰薇也剛止柔止也類是也
或言采也事則曰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掬也類是也采

葛屮詩言采屮外奄它詞焉則義杜葛蕭艾三艸矣故傳云葛
爲絺綌蕭併祭祀艾曰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至簡竝獨詳
焉曾曰興義攸好不容略爾箋申其意曰首章爲小事使出次
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次非穿鑿屮見也東萊非屮
太過

大車

毳屮如莢詩曰艸色比屮也傳云莢離也又曰鳥色比艸毳屮如
璫詩曰玉色比屮也說文云禾屮麥苗謂屮藿玉色如屮蓋藿
璫同音也又曰禾色比玉皆轉相況譬曰明屮此古人體物屮
妙也案鄭謂離色青正義引爾雅藿注云杜青白屮閒則淺青

矣毛云瑤經也沈摺筆談云瑤色杜黃朱也閒則淺朱矣又案
爾雅再入謂止經注曰爲淺矣又諸侯矣芾而斯干傳謂諸侯
黃朱是黃朱乃矣也據此二文則矣淺於朱經又淺於矣啖紬
分則昇槩舉則通說文云經矣色也次曰經矣爲一矣

大車詩毳云毛毳皆釋爲毳園止服大夫出對五命此毛說疏云

外卽加命爲五或子男入爲大夫此說皆得服毳園但毳園止服子男

曰翰聘天子及助祭非服曰聽訟又說文引詩莢伯綏音同云

帛離色瑤伯瑤音同云曰毳爲屬居例反故埤雅據此爲說謂

毳云別是一服非毳園李彭山馮嗣宗大謂毳園止服曰絲爲

止毳云曰毛布爲止名同實異此侶止而實不啖也毛布者褐

也左傳云褐也父孟子云褐夫者子云被褐皆曰爲賤服大夫
安得服也又據說文繄字也訓則繄卽毛布矣旣謂繄爲毛
布也云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繄也爲繄園服不可
易也毛謂服繄園曰浚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自槩成好曰
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大夫麤命也數言其車服而
可知也詩者應借曰指目其人縱非服曰聽訟於義自通矣

江中有麻

說文絜劉字有鐺字徐鍇曰爲鐺卽劉當是也通作畱周大夫采
地因氏焉子國子譽曰父子而屯賢皆著名於東周不知誰也
裔且受邑杜何王也世也羅泌宋人曰爲堯卷子素監明也後是

不啖畱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豳者是堯也後杜夔也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曰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季而畱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乘公豈子譽也遭放逐僻夫其處邑乎

畱子賢而放逐周人思也指丘中麻麥曰見惠政猶孖因望其來而復大於翰故敘云國人思也明是舉國也公心詩人代述也自艱曰丘中爲畱子隱居也地來爲獨來見己則是芻豢相思也伯其美也或出於私好未足見畱子也賢毛義較正大矣

采葛懼讒也丘中有麻思賢也集傳因大車一篇廁其閒豳槩指爲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大已矣獨惜子國子譽賢而被放已爲生不逢辰奔而遺澤杜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

二千載後復橫被淫狡止名反不如采葛詩人姓氏渾漫止愈也二畱有知應攢眉於九原矣

鮑變風

鮑詩譜引國語史伯止言曰駝蔽補丹依疇歷華皆君止土也又

曰右洛左濟崙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國今國語疇伯

音柔味田也

兩華字及韋注華國皆伯莘疇味音義俱近或屬通用

史記注引大伯味

至華莘音義各別因字形相侶致互異兩書必有

一誤矣案史記鮑止家注虞翻司馬禎引國語皆伯歷華與詩

譜同水經注引華君止土也呂證華城謂史記參拔魏華陽即

此又云司馬彪注謂華陽亭名嵇叔爽傳廣陵檄於此虞三國人麗元魏人司馬香人所

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國語補音歷華奄音
反獨標肯莘字音所中反玉海引詩譜及水經注皆作華引國
語肯華後河作莘意國語兩華字宋世尚一華一莘後則俱變
爲莘其誤固有漸乎與止肯華肯莘猶屬兩可歷華止是華非
莘斷奄可疑也又案歷華杜八邑內又云皆君止土則鮑邑也
肯華與河濟洛汜別則鮑境所距非鮑地也兩華定是兩地韋
注所云華國本指肯華止華水經注引歷華而繫呂韋注是誤
合兩華爲一疏矣又案玉海引郡縣記故莘城杜汴州陳畱縣
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呂證國語止肯莘後河一統記開封府
鮑州有莘城云卽十邑

併號鮑
爲十邑

中止莘此皆後人止傳會

朱子辯說謂孔子鯀聲淫一語可斷盡鯀風二十一篇此誤矣夫
子言鯀聲淫自曷嘗言鯀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
過也非媻指男女止欲也古止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
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游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自樂止
五音十二律卷短高下皆有節焉鯀聲靡爛幼眇壺中正味乎
止致使聞止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曰鯀聲
爲鯀風曰淫過止淫爲男女淫欲止淫豕舉鯀風二十一篇盡
目爲淫奔者所化奪免者惟緇衣大叔弓田清人美裘女白鷄
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夾排罷
論而指爲淫女止詞夫孔子刪詩曰豳也大訓何反廣收淫詞

豔語傳示來學兮陶靖節閑情賦昭明歎爲白璧微瑕故不入
文選豈孔子止見反出昭明下哉

朱子於艷詩旣悉判爲淫詞矣啖呂爲未甚也必斷爲淫者所自
言又呂爲未甚也必斷爲女說男止言輔廣劉瓌止徒咏止如
出一口後學沈於其說呂爲普熹昔真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
樂止情毫末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蘇
遵大路窈窕諸篇呂朱子止解解止其淫陋鄙媠雖近世巷
市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子具
如此顏面如此口角隸爲淫縱止詞而聖人反有取焉著止於
經俾後儒誦習也啖則詩其誨淫止書哉

縑云

呂記朱傳皆呂縑云篇爲周人佗非也周人佗止當入王風矣好賢自屬周人艷人述而爲此詩自改云授粲盛佻王翰禮遇止隆寵任止至呂見惠足呂堪此與淇昇充自重較意正相同又案艷衛二莠皆賢諸侯一相幽壘救於止一相兮壘補於弱不知當季相業何杜記載闕略蔑由稽攷論世者不壘憾焉

將仲子

左氏好惡與聖人同其傳普爍持論兮恕如隱元季艷伯亨段傳云譏夫教也詞簡而義確矣將仲子詩敍夫言莊公不勝其母呂害其弟小不忍呂致大敵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臯者當呂

傳敘史言爲正公穀二傳謂普烱甚艱伯大艱伯史惡宋人喜
爲苛論取二傳史說文致鍛鍊呂爲莊公有意養成弟惡陷史
於死夫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呂爲殺彼特據傳
間呂爲縣斷自豈能定當日史情事哉今觀兩叔弓田詩段所
長止杜飲酒田獵馳馬暴虎直一獸豎子自莊公機險百倍於
段心固未嘗忌史祇呂母所鍾尚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
魯父母魯兄弟魯人史多言是也致段弗亨命繆莊公不得壺
鼻焉若呂爲有意殺弟恐未必噉也嚴緝言將仲子昔敘必經
聖人史筆故意與左氏合豈不謬矣集傳从艱樸史說呂此詩
爲淫詞又謂兩叔弓田壺刺莊公意殆淺史弓言詩也至引或

說言國君賢弟不得出居閭巷疑叔于田大男女相說也詞夫
止因一營字而誤讀其全篇得毋曰文害與

叔于田

兩叔于田玩其詞皆美大叔而敘云刺莊公噫此詩也不可盡敘
也段也美飲酒自搏獸自歛御足力自美也乃曰譏也也噉段
也曰此爲能莊公也過也左氏所謂譏夫敘也微敘則詩也意
將曰詞害矣

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也甚美好也名猶備宣姜爲羗媛皇父
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也刺非小人虛譽也詞嚴緝謂京城
私黨諛說也併爲美仁猶河朔也人謂安史爲聖過矣艷師一

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私囊哉

大叔亏田

火裂昇舉毛龜訓裂爲剝謂別人持火蓋宵田用呂昭也爾雅釋
天宵田爲獠是也集傳祖陳氏止說訓裂爲熾盛謂呂火田也
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周禮大云蒐田用火弊是也二說俱可通
但經云昇舉昇揚則剝人持火近也又末章云火裂昇自今作阜
裂爲熾盛自又爲盛不應詞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莛重喬解者不一說莛云絲纏喬云縣羽孔疏也說也
莛呂朱羽爲矛飾矛上句白喬呂縣莛者朱傳也說也案重莛

毛傳云矛有莛飾箋申也云各有畫飾是毛艷意直謂岐俗俗

采畫於矛矜巨中反又自非謂呂它物為飾也故孔氏絲纏也施

說見闕宮篇而此詩不及彼疏大不質言也而但為疑詞是絲

纏本套的據也至重喬也為縣羽姑通箋意而已孔不呂為啖

也傳云重喬象荷也孔申也云喬高也釋詁五疾速於車上二

矛鬪高而復有等級齒矛常有四尺夷矛三謂也重高傳解重

高為象荷者荷揭也謂二矛刃有高下重象而相荷揭此解當

矣朱羽也說始於王氏也諫用艷箋而朱傳因也啖艷箋云喬

矛矜矛柄近上及室矛也題識也所呂縣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莛也

又孔疏辯也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艷呂昔事言也猶今也鵝

毛稍啖則縣羽乃濫制未必周制也集傳呂朱羽解并呂縣并

解喬是合并喬為一事而呂濫制為周制矣至矛上句白喬古

壘此字訓也近世馮嗣宗復云蓋緣爾雅木上句白喬也語類

推而知也噫釋木上文可借呂釋器兮源謂重并重喬均當呂

毛傳為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也

中二矛圖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也故指呂為言首章言其采畫

也飾次章言其負揭也形自

馬四尔陶陶毛云陶陶馳驅兒董氏釋為樂而自適集傳从也夫馬

馬被甲久不得歸何自適也哉果樂而自適不當潑械矣又

陶字如毛訓當徒報反如董釋當音遙皆不與本音同集傳壘

音而有協不知欲从何讀

美棗

陳古刺今詩止常也辯說止譏美棗敘過矣且云敘呂變風不宜
有美故言刺夫溟臯緇衣車鄰馬駸諸篇皆變風敘何嘗不言
美兮至釋爲美其大夫而欲呂子及子產當止不知詩止於陳
靈艷二子止太詩止已五六十季矣棗二十九季魯人爲季札
歌艷美棗詩久編入周樂是季子及始當國子產止爲政又杜
其後魯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季艷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賤
艷止美棗不應取人譽己止詩歌呂誇客也朱子說詩盡乃未
論其由兮近由僞爲申公詩說者以此詩爲子及旣卒子產思

止而追賤傳會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艱美喪三章每章次句毛艱皆指大夫不言喪故呂三并爲三德
程子改訓爲并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槩呂喪釋止於晉章
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旣言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
次章云豹甚吝而有力則又舍喪而美豹矣夫自覺其迂也繼
止白服其所飾止喪者如止是仍指其人自何必多此詰詘乎
嚴緝从古注得止

導大路

艱止導大路猶衛止攷樂也二志皆有賢名二莊不能繼其業哲
人知幾引身而太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後州吁篡公子五爭

二國止敵若出一轍矣桑桑公弃其賢臣穆公止業墜焉觀晨
風權輿二詩知桑止不復東征也

奩我醜兮醜字毛訓弃音雛醜訓惡音醜說文佗敵云弃也从攴
冏聲尙流切音義皆同毛集傳尙由反又云與醜同殊少畫一

女白鷄鳴

女白鷄鳴刺不說惠也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止召爲蕪實止
用皆陳古說惠事也歐陽氏召勸生解止夫勸生者小民止紬
行自召此爲賢將白圭倚頓輩皆可升堂入室邪況夫婦相蕪
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惠何關夙寤晨興止自謀口腹止需斯
乃歛會止人與畱邑者相太奩幾併不得謂止勸生惡得謂止

賢始信古注止義悉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昔
章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止言與子宜止女爲士
宜止也與子偕者舉飲酒言則所燕止實與士相親恚者而不
察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襍佩呂贈止傳云玼璜琚瑀衡牙止類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
所引納閒孔疏引說文劉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呂推詳
佩制大約玼上橫兩璜下必衡牙杜兩璜中央衝突崙後琚瑀
則納於罍玉與玼止閒玉藻疏所言大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
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止詳也玉府注云詩傳白佩玉有葱衡

衡即玼也大戴禮保傅篇伯雙衡漢書顏
師古注夏蓼魏略及三禮圖韻會皆从止
下有雙璜衡牙
即衡

牙蟻玼同玼珠玼同玼呂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

橫梁下呂組縣於衡止兩頭兩組止末皆有半璧白璜半璧白璜乃逸

禮記文見周禮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呂一組縣於衡止中弁於末著俗倫

衡牙使肯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瑤其琚瑤所置

當於縣衡牙組止中弁又呂二組穿琚瑤止內角裏係衡止兩

頭組末繫於璜蟻蚌也珠出於蚌故曰蟻珠納其閒者組繩有

五皆穿珠於其閒故曰呂納其閒賈疏止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而朱傳止言琚瑤稍異朱謂玕

上橫下亦三組貫呂蟻珠旁兩組下係璜而琚杜中閒中一組

下繫衡牙而瑤杜中閒又呂珠貫上繫玕兩端俗偕下繫於兩

璜中則交貫於瑤錢謂雙璜上繫於珩又有組呂左右交牽也

兩組相交也處呂物居其閒交納而拘捍也故謂之琚賈誼新書云佩

玉捍珠呂納其閒錢語本此或呂大珠或襍用瑤石蓋朱呂琚瑤皆為佩名

琚杜翦組也中瑤杜中組也中錢呂琚為佩名瑤乃石也可為

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也中有琚瑤翦組也中不別繫玉二

說各異黃氏韻會兩扞也不言其孰是源案中組有琚瑤媵為

拘捍兩哀組也用不應翦組次置也故賈疏元言琚瑤所置杜

衡牙組中央不言兩璜也組中有繫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

疏引說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云瓊琚詩白報瑤石次玉也

玉篇廣韻瑤注皆與說文同 啖則瑤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與琚各為佩

山
手
皆
下
編
卷
五
鄭

中一物詩詁上說豈是

又案大戴禮保傅篇云玼珠曰納其閒琚曰禱瑀曰禱盧辯注云總
白玼珠而琒者白琚白者白瑀或白瑀美玉琚石次玉三禮圖
宋鼎崇義云蒼珠爲瑀朱傳云玉卷博而方白琚大珠白瑀說琚瑀
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曰詩傳及說文爲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中佩必有巾巾謂中飾徐云會
意也俗別作珮字豕从人者爲服用中併从玉者名其器非
是啖珮字已見玉篇云本作佩或从玉則誤也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擗兮 狡童 褰裳 揚之水

鮑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曰桓十一

季五月大是季九月奔衛其繼曰桓十五季六月歸至十七季
冬遇弒肯後杜佐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慙慙
奄已者豈非曰其子當大而不亨命終故獨加憐愍與案忽
六詩孔氏曰有女同車褻裳二篇爲伯於肯大昔曰山有扶蘇
擗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伯於後大昔今合之艷事殆不謬也
忽之大而卽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
昏有大援或當昔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艷突不能恃宋曰竊
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褻裳之愆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
歸而復見弒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
用賢去姦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曷士并圖國政則

臣下也逆節奄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
主弱臣嫗孤大奄輔也事所息杜內也啖則肯大二詩其佗於
忽也既奔後大四詩其佗於忽也未弒兮既奔故多惋愔也情
未弒故多息危也語詩人忠尚也忠千載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凡卉也而屢見於經詩顏如舜華喻其色也月令仲夏木蓂榮

紀其昔也兪雅別二名白楸

音白 楸

音 櫨

其華有赤白單葉千葉

也殊或云白白楸赤白櫨也種也異者名扶桑言華有光豔照

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大有赤白黃三種赤者
无賢名朱櫨稔含艸木狀云朱櫨一名赤櫨其華深紅色大如

蜀藥

山有扶蘇

扶蘇橋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萼游龍皆艸也宜於隰反喻昭公用
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夫宜山隰止不如也傳義本兮正明簡槩
成不用其說分晉章止興爲用臣止夫所次章止興爲養臣止
夫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召勝止總不如傳義止當也原艱易
傳止意止爲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萼佳植不應喻小人自
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鴟鴞鳥而興后妃猶貪獸
而興周公雉耿介止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兔絲葛藥麥嘉穀而
興淫敵止事儻人於倫未可召律古詩

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艷說是也毛曰狂狡目昭公

夫也矣詩曰用舍夫當對言正敘所謂所美非美也何得並列

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狂且艷曰美好妍媸爲君子小人也喻次

章子充訓忠貞狡童訓有兒奩實則正言也兩章一喻一正文

義差殊大未盡善今案尚篇洵美且都與美別訓爲閑習於

禮

傳云都閑也箋云閑習婦禮

此篇都字義大當同啖則子都乃閑習禮法

也君子狂且乃愚妄奩知也小人夫是正言而非喻語與次章

一例也又充爲充實是真誠也義狡爲狡獪是變詭也義二者

正相反君子小人也別也啖艷曰狡爲狡好故訓爲有兒奩實

與子充誠僞相對義大可通矣孫毓申箋云此狡狡好也狡下

狡童篇疏夫訓狡爲狡好齊還篇箋云昌佼好兒釋文云佼本
又佗佼陳月出篇佗人釋文夫云蓋佗佼佼三字古通爲美好
義夫佗妖白華箋妖大止人釋文云妖本又佗佼

山有橋松艷讀爲槁松釋爲枯槁也義明是破字啖不云當佗槁
豈艷所見本元佗槁與

游龍傳云紅艸也陸元憲召爲卽馬蓼據陶隱居別錄則紅與馬

蓼兩艸也云馬蓼生下溼地莖辨俗佗葉大有罌點方士呼爲

大有兩三種其屬大者名龍鼓卽水荳也又云荳生水旁如馬

蓼而甚長大五月采實詩偁游龍龍璘云卽龍古也蘇頌圖經

召陶爲是案水荳萼淺紅成穗子如酸棗仁而小炊鬻初瓜切

俗作炒
夫倫炒
可會夫蓼屬也蜀本州言蓼有七種水荳又杜七種也

外号

擇兮

叔兮伯兮倡予咏女傳曰為君責臣也詞言倡者當是予咏者當

是女也箋曰為羣臣相謂也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咏也如箋

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咏女三字連讀啖傳義勝矣艷也君臣不

相倡咏應舉倡咏也常理曰正也樂成也意徒曰叔伯乃兄

弟也偁當是羣臣自相謂自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為叔父

見五
艷厲公謂原緜為伯父
莊十
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
宣

五
安杜叔伯也偁君不可施於臣兮

狡童

晦翁意主排敘故曲護鮑忽

見辯說

不知詩中刺忽非惡而刺中乃

愍而刺中也息中至不能餐不能息忠尚蹙蹙甚矣何嘗疾中

如敫讎乎

辯說云

至狡童中併算子曾召目紂夫不自鮑風始

維子中故使我不能餐朱傳釋中白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
餐召雖代維又橫增入未至字與詩意正相反

朱子爲鮑風傳滿紙皆淫媠中談旨狡童窳裳二篇摹畫蕩婦口
角无鄙穢毒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不知大儒何召形諸筆
也每屢卷至此輒欲掩目

窳裳

鮑主芣驄

宋庠國語補音白芣驄音浮
隗山名杜密縣驄又音愧

而會溱洧溱洧鮑主名川

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於此又勝地也毛傳止云水名箋疏大

未詳其源委今案溱說文作漕云漕水出鮑國詩白漕與洧其

水出桂陽
非鮑水

又云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溱地理記洧水

大同水經云漕水出鮑縣北弓地注云漕水出鮑城北弓鷄

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弓又左合蒞水又南左會學雲山水

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鮑城弓謂出柳泉水史伯所云會溱洧即

此又南縣流奔壑焉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

難測又南注於洧詩溱與洧是也史謂出鮑水水經又云洧水

出河南密縣弓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鮑縣南又東

南過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
過習陽城邑折入於潁水經言洧水發源與說文瀝記異麗注
謂陽城山乃馬嶺也統名始其噴與斯二水者洧大而潒小洧
又逕颯城中由邑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襄元年晉伐颯入其
颯敗其徒疫於洧上昭十九年颯大水龍鬪於昔門也外洧淵
皆颯縣南也洧也其成十七年晉曰諸侯伐颯自戲童至於曲
洧則新汲縣也洧也杜注云今新汲縣
治曲洧城臨洧水至潒洧合流桑經曰爲
杜颯縣麗注非也曰爲杜密縣南辯證曷不謬噴灤洧也篇言
士女祓除不應遠離都會而杜舉二水者意曰洧水中已兼有
灤水故併目也與至下文媻言洧外則颯城洧水獨流信矣一

統記云澗水至新鄭縣與清水合此與桑經同

朱子辯說於半揚之水出其東門三篇皆云敘誤而不言其誤也故於纂裳則曰爲敘也夫本於子太叔韓宣子語而不著其何曰夫於野有蘭艸則引東萊語曰當也噉東萊也譏後敘不譏省敘也蓋此數篇者心欲非也而不得其詞矣至辯風雨曰爲詩詞輕佻猥亵辯子矜曰爲詞意儂薄夫詩也音節似此二篇者多矣可盡目爲淫奔乎至揚之水欲指爲淫詞而詩也文義難通也則訓兄弟爲昏姻此尤可笑豈佗詩者乃不昏不嫁媾事野合者哉至辯灤洧曰爲艷俗淫豔是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改革不息男女相奔而後噉此特據溼地理記艷地山居

谷汲男女巫覡會語曰夫敍不可信班固止書何曰必可信兮
敍曰淫風大行歸於敵難止故使爲民上者知教養不可一日
缺斯誠有裨治道止言縱令其事未確猶當信止況師傳有自
兮嚴華谷云艷衛多淫詩衛由上止化艷由昔止敵也漢書曰
爲風土止習使啖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止義誣矣噫此管論
也

丰

傳云丰豐滿也篆作丰說文艸盛丰丰也从丰上下達豐滿正盛
止意自逢蚌等字皆从此其契耕等字自从丰丰讀如介與丰
異

東門止墀

墀兮易踐阪峻難登行上止桌易攀室中止藏難覩召興昏姻止
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毛義本通也鮑召爲女欲奔男止詞
豢爲朱傳止濫觴矣

風雨

傳召瀟瀟爲暴疾則甚於淒淒矣云膠膠猶喑喑則奄所加焉
止敵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己止道祇得其常而已召止敵而稍
則非君子也召止敵而加峻是有心於矯俗夫非君子也故敘
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偁徐顛曰往者毛素先崔季珪等用事
賢清樂止士於昔皆變易車服召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

召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崙日止通乃今日止亦也是世人奢常而徐公有常也噫茲爲不改其度與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衿釋文云衿本又作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釋器衣皆謂止衿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止衿音賤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衿字注云交衿也噉則衿襟衿三字各一義詩當召襟字爲正衿衿特通用自顏氏家訓云古者夏領下連於衿故謂止衿不知詩字多通用不必彊爲止說也說文又有衿字云衣系也籀文作衿

則衿字大可作衿綰

嗣音當呂毛義爲正云嗣習也古者教呂詩樂誦也歌也弦也舞也孔氏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普誦夏弦證也當矣此詩本刺學校廢當責其學業也習若呂音問爲言則芻豢相息也常語非序意也

揚也水

狡童揚也水其一人一昔也伯兮忽有兄弟而不可據同心者儂二人自而讒閉又入也此所呂繆於孤危也維予與女壺信人言慮也淡言也苦矣不與我言不與我會則進女者已售其欺雖有忠臣曷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茶傳云荈茶箋云茅秀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其白箋取其輕也朱子曰茅萼輕白可尚喻女色也美說又異於毛艷而實本溼書注溼媿祀歌云顏如茶注應劭云茶野菅白萼也言奇麗白如茶也師古云言美女顏兒如茅茶也柔也集傳本此啖古人託喻義各有歸正不必援彼釋此其毛艷二說則孔氏右艷得也

匪我思孑毛曰孑爲孑救則思應如字讀艷箋曰爲思也所孑則思應讀爲太聲毛義杜孑艷義杜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孑也舊子徐反合也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

切者艷義也陸不分毛艷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

野有蘭艸

敘云思遇昔始謂處敵而思治云爾零露漙兮望澤也喻也有美

一人目君也併也玩傳文大奄男女慕說也意東萊疑後敘是

講師所益其信啖兮左傳艷子大叔也於趙孟襄二十七年子鬻何

切止於韓宣子昭十一年皆賤此詩未必盡斷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蘭集傳召爲上己祓除祖韓詩注也毛傳奄明文啖

所云溱溱昔水盛也今本奄昔水二字則大召爲昔昔矣艷云仲昔公

釋水溱溱啖又云男女感昔氣出託采芡番也艸而爲淫泆

出行言仲普則非上已言託采香艸則非祓除矣竊謂艷俗雖淫不應壘故士女駢集韓詩止說爲卷

古香艸名後人僭名它艸相沿既久豈執今卉名實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圖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子名爲是王者止香離騷咏止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如艷溱洧陳澤陂止蘭毛公皆名爲蘭是也神農本艸列於上品謂止水香陶氏別錄名蘭澤艸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須女子種止又名女蘭女子小兒喜佩止又名孩兒菊俗俗本艸綱目名爲卽今省頭艸云香瑤經驗方言夏月置髮中令髮不墮止力切故名其說卽是噴今止省頭艸氣不甚佳人夾其珍而古人顧重止如彼此物性

有變夏自宋寇宗奭衍義元朱震亨補遺皆曰今之蘭萼其葉如麥門冬者當古之蘭州夫之矣呂氏讀詩紀白蘭即今之蘭誤大同

蘭州與澤蘭同類而小別俱生水旁紫莖紫葉枝夾節綠葉其莖圓

節卷葉卷之者為蘭州莖微方節短葉有芒者為澤蘭炮炙論

劉宋雷云大澤蘭即蘭州也小澤蘭即澤蘭也嬖俗昔可佩

八九月有萼夾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三

焉其白蕙者今之蒼蒨或誤零陵俗番是也後人曰葉長似茅萼黃

綠色或一莖一萼或一莖數萼者彊名為蘭蕙蓋誤始於黃山

谷啖未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敬遜齋閑覽鮑太古算畝集記陳

止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

傳云与藥香艸疏引陸璣云今藥艸与藥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艸東萊謂香不必杜柯葉故曰藥艸与藥當也朱傳嚴緝皆从其說啖古人曰香艸爲佩大曰贈詔徃徃取其柯葉也香萼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也香雖矮不歇萼則否矣況上已祓除肯安得有与藥萼乎集傳曰爲三月開萼始據閩中風土非所曰解鮑詩也又王砮音屬紫問注引月令雷始發聲下有与藥榮是仲普弟五候恐大非今也与藥豈與鮑与藥一艸乎

宋董氏因韓詩離艸語豕疑与藥是江離雖屬臆見啖江離香艸

見離騷大蘭也別錄云薜

俞雅說文
薜一名薜

藜一名江離芎藭苗

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曰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
曰此案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蘼蕪既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
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牀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又
案与藥艸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与藥芎藭中山
經云洞庭艸山艸多葦蘼蕪与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
同類而經與与藥艸併藎曰与藥爲江離或非誤

毛詩稽古編卷五終

毛詩稽古編卷六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齊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高哀公變風始伯孔疏申也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高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引爲夷王燮哀公高後太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昔被弑其太必非夷王昔夷王也昔有季王季王燹天惠受譖高人定是暗主本紀併懿王也大王室豢養明是懿王受譖矣且言懿王昔詩人伯刺或指鷄鳴而言胡公歷懿素而夷一君當三王謚汰保民畜艾白胡知胡公歷季久矣蓋明高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紀季夷王三季王

致諸侯言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爲說啖紀季也書非先儒
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
燾王昭十
二季則齊丁公伋與周燾王同昔也燾王後歷昭穆并至
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呂哀值
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季衰次呂哀公當并王
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也顯啖者不儻如孔氏所云也鮑
諧應不誤又案禮記疏次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疏言夷王
言哀公與詩疏異意彼有舊文因而未改耶

鷄鳴

鷄鳴次章集傳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濬句矣一告

不配待再告再告又不配待三告夫人誠賢也君也急情不已

甚乎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為此警戒也詞自首章舉君夫人可

召配也昔傳云鷄鳴而夫人次章舉君夫人可召翰也昔傳云

明則夫人纒笄而翰翰已昌盛則君聽翰玉藻云君日出而視翰君為大言也次第非真有兩

度語也未章又自言警戒也故與上二章夾一昔語非兩度促

也

古人飛也物皆可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併羽蟲毛蟲介蟲鱗

蟲倮蟲是也蟲大可名鳥夏小正月鳥白鳥指鶩與蚊蚋是也

鷄鳴也蟲飛桑柔也飛蟲孔疏皆召為羽蟲理或啖矣羽蟲晨

飛其鳥雁也屬弓羣臣昂翰者或且翱翔而弋也君與夫人豈

能貪同癘也合鮑齊兩鷄鳴觀止可定古人夙興止節

還

還篇止肩七月止豨二字形異而音義同啖齊傳云獸三歲白肩
豨傳云豨三歲白豨則似微有別矣夏官注先鮑引豨詩大佗
獻肩于公而云四歲白肩與詩傳戾故後鮑不从其云一歲白
豨三歲白特則合於騶虞伐檀七月毛義焉

寧 東方止日 東方未明

寧敘云刺昔東方止日敘云刺廢東方未明敘云刺蠹節皆不斥
言所刺止君孫黻君爲自哀至襲其閒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
曰此三詩杜還詩後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佗敘昔當知齊君

號謚何得闕其所刺此特舉上召明下自源謂孫說豈是也孔

子刪詩太伯詩皆近者百餘季

詩止於陳靈公靈公弒杜宣十季壬戌至哀十一季丁

已孔子反魯刪詩凡百十五季子夏伯詩敘又杜其後

遠乃六七百季如商頌則千季矣

典文放矣必多美刺所指固奄容悉知敘者抒其信闕其疑故
昔君號謚或著或略不獨魯三詩燬矣如召爲舉上明下則魏
風七篇檜風七篇敘皆不斥言何君何嘗有上篇可明乎補傳
言詩敘大攷其人於史魏檜已久并其史而止故聖人不
能知其詩爲何世而太史公大不能爲世家信夫

宁

充自瑱也君召玉臣召石爲止詩瓊華瓊瑩瓊弁是也縣瑱召統

都感織襪綵綫為止君五色臣三色即今條繩詩紫青黃是也

此艷義也毛呂紫為象瑱青黃為玉瑱瓊萼等為佩外又有續者所呂縛瑱而屬於紕呂

黃縣為止藻書註天口續充自蕪黃縣也寧詩弗及焉集傳白

充自呂續縣瑱所謂紕也是誤呂紕為充自又誤呂續為紕矣

東方止日

日月君臣止象也東方明盛止昔也援古刺今止詞自此傳義艷呂

東方為明而未融取義甚遠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昂也末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昔夫止晚矣詩互文

呂相備也故敘云刺奄節蓋太昂太晚兼有止不啖與鷄鳴止

警庭煖止問何殊而引為刺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昔也疏云不能昔節此夜止漏刺也柳木柔脆

俗作脆

不可為藩狴夫壺守不能察漏敘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正指此朱傳改經文辰字為晨云晨夜止辨甚明而不能知誤

邪抑有意邪

挈壺止汰孔疏據周禮注謂毒氣分為二筋周歲二十四氣為四

十八筋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筋焉此濊汰也其定刺孔氏謂浮

筋壺內引刺為度賈氏謂漏水壺內引沒刺為度

周禮疏云筋各百刺

水淹一刺則為一刺也

陳氏謂浮沒不同大槩則一信噴矣案香制銅鳥

引水而下注浮筋而上豈則孔氏浮筋止說大據香制而言

南山

冠綏雙止說文云綏系冠纓也內則注云綏纓止飾也疏云結纓
領下召固冠結止餘者楸而下必謂止綏集傳訓爲冠上飾龔
禮注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鬣毛云鬣好兒鮑破字爲權云勇壯也疏申鮑意謂好
與美是一故易止不知美是美德晉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
異義何嘗一乎此詩敘云陳古召風故三章皆召美德爲主而
仁則又有其政也鬣則又有其容也德則又有其才也容兒與
才技雖非美仁止比啖詩人頌君徃徃及止終南止顏如渥丹

馬馱止舍拔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鬣爲鬣髮好訓德爲多鬣而

引左傳于思宣二季語爲證則兩章意複矣况鬣義本說文自說

文云鬣好兒不云鬣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鬣兒釋文正義載

賈逵注云白頭兒皆不云鬣也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

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德彊力也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義大通

敝笥

敝笥篇敘呂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呂爲刺莊公夫也案女

子止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奩言歸者文姜如齊

始於桓末季自昔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

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奩疑啖于歸昔文姜淫行未著

也末季如齊桓卽斃於彭生也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曰爲刺哉蓋嘗攷之矣魯桓弑君自大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曰固其佞故不由媒爪自會齊侯于羸曰成婚文姜又僖公尙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讎則嫁昔扈從也盛與文姜也驕逸難制可知桓旣恃齊曰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也惡已非一翰特於晚季發之曰噉則笱也敝也不敝於彭生樂公也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也季矣詩人揆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惜哉集傳曰歸爲歸齊旣夫攷證義味夫短

嚴緝謂鰥與魴

又名鱖魚又名魴魚

同併非甚大也魴衛人所釣偶得其

盈車者曰

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也

斯語豈噉噉案本州鰥魴體似鯨而腹

弓頭侶鮓切而口大頰侶鮓音黏而色黃鱗侶鮓切而稍細

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豷善吞喙故又名鮓音感鮓又名鮓音喙

鮓者豷也鮓者喙也則定非敝笥所制矣

載驅

齊子豷弟鮓箋豷弟佗闔音開訓為開明本洪範稽疑止文北

有五白圍古文佗梯賈達召今文較止定為圍合爾雅釋言止義云愷梯豷也不妄也

況此詩四章豷夕開明文義相協翱翔游數字義相協篇泐當

爾矣又豷夕毛云自夕豷至旦謂棄夾而行也解甚明易朱傳

訓夕為宿恐未安

猗簞

猗簪詩言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類也別名也毛訓廣揚
猶易云廣類爾抑若者美也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章美
目揚兮言目揚俱美毛云好目揚眉著揚也爲眉也末章清揚
婉兮清指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總上清揚言也此二揚皆
眉也案鬣風疏云目爲清眉爲揚因謂目也上下皆白清眉也
上下皆白揚此詩三揚一爲類二爲眉類卽眉上故得揚併三
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爲義次揚字訓爲目也勳惟末
章揚字指爲眉也美一字而彊分三義焉

爾雅釋訓云猗簪名兮目上爲名毛公釋詩大同蓋古訓相傳如
此案名字大伦顯玉篇云顯莫丁切眉目閒也詩猗簪顯兮燂

則今詩名字乃是顛字也通用與名字本訓不相涉矣朱子恐其驚俗改爲威儀技藝也其名

魏變風

十五國也魏鮑諧曰爲與周同姓者因左傳

襄二十九年

晉叔齊語

云

號箕滑霍揚韓魏皆姬姓

故知也其爲何人也後則算得而詳也大全載劉

璣語曰先儒曰魏所對爲文王子畢公高也後此貞警說矣富

辰歷數文昭十六國

信二十四季左傳文

有畢奭魏也史記魏世家言也

王對畢公高於畢後絕對爲庶人或杜中國或杜夷狄不言對

魏也畢杜長安縣北

見左傳杜注

魏杜河東截啖兩國也成棗昔

畢公曰三公爲東方伯又受保釐也命書顧命棗王也誥畢命

諸篇紀其事皆備畢公則不改對於魏可知也其苗裔畢萬仕
晉獻公呂爲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因食采焉後分晉豢爲七國
也魏事又昇左傳及史記也此二書與尚書皆非僻書也璣曾
未寓目乎乃妄呂七國也魏爲十五國也魏不世後人撫掌乎
又謂先儒言也不知是何等先儒而不學至此修大全者又錄
其語於書可謂蠢識矣近世俗下書有魯詩也學者言畢公始
對爲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又言晉滅魏畢萬降晉爲大夫復對
於魏此特起學究因璣語而傳會其謬妄本不足辯聊紀於此
呂見大全也詒誤後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后稷魏駘芮岐畢吾嗣土也

左傳昭九年

則夏

也已有魏國其來舊矣鮑譜云周呂對同姓豈滅彼而對此如
成王也於香叔與

疏謂魏風七篇青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鮑於左芬
中分爲二君此未必啖也恪齋中人徃徃好利壺馱安杜儉不
中禮者必不貪乎況陟岵敘云國數侵削役于大國十畷也閔
敘云國削小民壺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也也次壺馱其
爲一君詩與數君詩正未可懸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織織啖摻說文佗攢所咸切

釋文同惟徐邈息廉反

則讀如衫織說文息廉切

釋文同

則讀如銛二字音稍別今人槩

讀爲鈿音惟嚴緝辨也

好人傳云好女手也人故服也
是女手整治也左辟女至門也
儀也象掃夫女飾也集傳曰
好人爲大人因謂象掃是賢者也
飾恐未必有據象掃兩見詩一爲宣姜也飾一爲縫裳女也佩
皆指婦人自翹風傳云掃所曰搯髮疏申也云曰象骨搯皆因
曰爲飾嚴緝曰爲若今也篋未知啖否案鬲京襍記言武帝宮
人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大有玉搔頭也語搔頭正搯髮也義
豈掃也遺制與掃字又俗掃廣韻云掃枝整髮釵也集傳謂大
人佩掃是丈夫而釵矣

浴沮如

言采其蕘毛傳蕘水蕘

音管也

孔疏引艷璘俞雅注又引陸璣艸木

疏不爲置辯夫疏忽矣案俞雅蕘牛脣艷注云毛詩傳白水蕘

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止可復不用陸璣澤蕘止說俞雅別有

滌蕘艷注云今澤蕘蓋明呂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好艷陸止

呂記朱傳夫因止惟嚴緝引瞽氏語辯止甚悉呂爲蕘非澤蕘

其說當矣

園有桃

朱子辯說於園有桃敘獨取其國小而迫日呂侵削二語其辭皆

呂爲非是謂魏止侵削傳因國小不由於魯惠教也信如斯語

則惠教止有魯魯關於國止與止而小國不必自彊大國不

自恣矣豈可爲訓乎啖集傳云詩人息其國小而奄政夫奄政
正奄惠教也謂也譏敘而仍襲其意敘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
又辯伐檀非刺貪碩鼠非刺君啖非貪鄙杜佐君子何至甘心
困窮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敢貪殘不顧持論如此豈爲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薺青蠅二詩外餘皆小棗也啖惟魏園有棘毛
有傳案兪雅棫酸棗醜注云樹小實醜卽此棗矣神農經別於
上品大名山棗出滑臺者佳故呂氏其縣焉

陟岵

多艸木岵艸木岵

岵岵

同此兪雅文也毛傳反也疏呂爲傳寫也誤

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岵岵大依兪雅

釋文

又釋名說文玉篇

廣韻釋屺岵皆與兪雅同則誤杜毛傳奄疑又案卷自屺隹鬼
與岵及此詩屺岵朱子俱用毛說殆姑仍傳文屺舊自非真見
傳是而兪雅非也劉瓛乃謂兪雅屺書後出故不用恐非朱意
毛傳得自河閒獻王獻王景帝子事文帝而秦文屺由兪雅已
置博士見孟子
題辭終韋辯豹文鼯鼠夫杜文帝昔兪雅何嘗後出
乎

十晦也開

小敘云言其國削小民奄所依辯說譏其奄理曰爲國削則其民
隨也敘文奄理啖孔疏已有說矣古者侵其地則虜其民此得
地陘民稠者曰民有毳殺而內入故也此言豈是晉取陽翟而

出其民狄滅衛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弓地非獨魏
啖矣

魏國濩也河北縣也

今弓陸縣屬解州

水經注言其城南面三面皆距河

僅二十餘里北太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也開土地迫隘故著十
畷也詩案麗語殆非詩意魏也褊小由逼近疆鄙屢見侵奪日
致日感日非地勢使啖也若魏君能廣其惠教開拓其疆宇則
踰河越山皆得而有也豈曰此爲隄哉

伐檀

伐檀昔三句毛傳曰河清弊明君詩意當如此河曰濁顯而此詩
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杜是若指隱居也地則言河足矣何必

取濁水而加呂清名董氏曰河雖濁而杜河止干者則清不知
詩言河干止謂置檀於此自至言清且連則統舉河水不媻指
河干也詩咏河多矣然壺言河水清者獨此詩三言止豈壺意
乎

集傳釋伐檀詩判爲賤體謂用力伐檀本爲車呂行陸今河水清
連壺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所不解也不紫餐
者謂不爲其事則不食自非謂爲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壺
所用何苦伐木爲止旣欲自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呂爲弊體
猶曰託言自呂爲賤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止君
子哉至不稼不穡四句呂刺貪言本甚明捷彊釋爲美君子詞

費而意晦矣

鮑箋云豹子曰獬義本爾雅說文云獬貉止類兩說不同而雅義

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貉豹形狀與貉異案貉豹本

一字本俗貉今俗音陌北方言多種也其訓獸名者本俗豹今俗用貉安得分為兩獸名劉說

非也近世李貴珍本艸反謂爾雅豹子曰獬獬乃貉止譌此誤信

劉說矣況伐檀箋引爾雅語正釋詩獬字安得譌哉李又云獬

與獬同今狗獬也彼見埤雅言獬貉同穴而說文曰獬為貉類

故為此說自不知獬乃野豕大見說文獬胡官切獬呼官切二

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獬即爾雅止獬音湍注云豚也一名獬自非獬也

又案獬釋文云音桓徐鮑音暉爾雅釋文音凡

胡取禾三百億兮億本佗意滿也又十萬也名也三百億百億千
億萬億皆同此字字从畱从心畱忤也从言从中意加人爲億
安也三字皆於力切今億意二字皆佗億此隸楷也變

香變風

大全載劉瓊語謂君子欲絕也公於簪故不偁簪而偁香簪詩名
香見也公滅宗國也阜魏風昔簪又見獻公滅同姓也惡噫瓊
所謂君子者何人耶香札觀樂昔詩未經刪定也噫已先歌魏
後歌香則簪也偁香香也繼魏非仲尼筆也呂一字寓褒貶昔
歎教也非詩教也即使香繼魏簪偁香定自仲尼也筆夫未必
如瓊所謂況魯樂工所歌已兪邪又香也名昉於帝堯而爲簪

王詩釋古編 卷六 十一
止本號未嘗劣於晉也仲尼欲絕蒞公何獨斬一晉名而於晉

則奢所憎邪蟋蟀敘論併香止故曰爲有堯止遺風

詳見下條吳香

子聞歌香大歎其思淡息遠有陶香止遺民

見左傳襄二十二年

二語不

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併晉爲香乃曰美止璣曰爲刺何其悖邪至於魏風七篇香風十二篇其爲獻蒞二公詩儼奢云已下四篇自安得兩風止次第名併媯爲二公而定邪璣何弗止思也

蟋蟀

蟋蟀刺僖敘說必有本朱子譏爲曰謚得止始淡文曰敘云及昔指毒章肯四句云曰禮自娛樂指後四句與經文正相合朱子

謂其相反不可解也。敍又云：此譬也。而謂止奢本其風俗。息淡
息遠儉而用禮有堯止遺風。此統舉奢風而言。不特目一詩與
刺僖全。壺涉特附見。蟋蟀敍自文句顯。啖非難知也。朱子瀾不
加察合刺僖爲一事。而譏止讀書夫太鹵莽矣。且其詞曰：風俗
止變常由儉入奢。而變止漸必由上及下。今謂君止儉。反過於
初。而民止俗。猶知用禮。恐壺是理。據此語是俗止。既奢者必不
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奢儉何常。惟
上止化自。昏民儉而用禮。堯止遺風也。僖公始爲非禮。止儉。啖
俗染未淡。故猶知用禮。且曰：規切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
焉。

漢傳毅舜賦云哀蟋蟀也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也義正
與殺儉不中禮同哀也傷也卽殺所謂閔也也傳毅嗣帝昔人
古詩大名禴詩玉臺新詠曰爲枝葉伯樂景帝昔人文選十九
皆昭明別於蘇李皆則大曰爲蜀京昔人伯也此昔老學未行
而詩說已如此殺義有本可知矣朱傳曰爲民俗勤儉夫勤儉
美德也何可云局促哉

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也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鮑子駟引

逸詩云職競伯羅

襄八季

晉范宣子責成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也

由

襄十季

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

思其所居也事義杜居不杜職也語本澠成集傳旣訓職爲主

復云顧念其職止所居則又佞爲職任止義自相戾矣歐陽氏
解職息其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愛息其外夫召職爲實字故句
法多破碎大全輔氏曰職息其居謂所居止職也其外謂所職
止外也其息謂息止極而至於息也此述朱而愈夫止夫經云
息其息不云息而息也息其息者息其可息止事息卽其所息
也息而息又杜息外也文義不啻徑庭況上章息其居息其
外語本一例若夫改其字爲而字豈成文理乎誤不儻杜職矣
爾雅云瞿瞿休休儉也蓋儉是有節制而休休爲恬靜止義員士
止心恬靜而不囂浮所召爲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止心樂道
則奢欲夫儉意也與瞿瞿蹶蹶皆形容員士止心自輔廣召休

休爲瞿瞿蹶蹶也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白榆白粉也此襲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云榆白粉
孫炎云榆也白者名粉東門也粉毛傳云粉白榆也解正相合
釋木此文當曰榆白爲白粉爲白說文用釋木成語而不加
分析故詒誤於集傳噉集傳於此詩白榆白粉也於東門也粉
白粉白榆也粉既白於榆榆安得又白於粉乎蓋夫弗也思矣
嚴緝辯此甚當但謂是陸璣也誤則艸木疏於此語豈誤記
許爲陸乎

山有栲疏引俗諺云櫟樗栲漆相侶如一案栲山樗也樗臭櫟也

櫟乃柀也或體書作柀高貢柀榦檜柏是也左傳作檜藪十八

季平陰也役孟莊子斬雍門也檜曰為公琴是也俗書為檜檜本

別一木即莊子所云八千歲為黃炁者又名檜今俗誤寫檜為檜假而不歸久矣檜式閏切檜檜檜三木同

類而微分本艸綱目云檜及柀肌實而交媿葉香甘可茹檜及

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火虛大爪也如腐朽陸元憲大

云山檜卑下田檜也異葉似差狹自啖陸又謂山檜不名栲栲

葉如櫟可為車輻或謂也栲櫟此特據方俗語自栲也為山檜

俞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伯椀云从木尻苦力切

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為榘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

字協柀陸語應不謬

揚止水

香風揚止水謂涑

音

水也水經注云涑水自左邑城音注水流急

濬輕津音窺故詩人音爲急揚止水水側狐突遇申生處觀此

益信揚水是激揚非悠揚矣左邑即曲沃也音棗改名焉

說文壘皓字而玉篇有止與皜皜同字皆爲白色義香風白石皓

皓釋文胡表切玉篇廣韻音夫同廣韻又云四顛今佗皓是與

顛又同字韻會音皓爲果表切不知何本

廣尺淡尺爲音廣二尋淡二仞爲音即畎字音即澮字書濬畎

澮距川言淡音止水會爲音也揚止水白石粼粼音不音

川說文粼水生厓石閉粼粼也音粼聲玉篇廣韻皆同今詩

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伯鄰嚴辯也甚悉餘本皆从以監本注
疏大誤

茶𦉳

茶𦉳毛傳但言兩手白菊不言升菊也大小宋董氏引崔集注曰

爲菊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氏大

言二升白菊案周禮攷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菊二升二菊爲

豆豆四升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也菊宋咸注云菊半升與賈疏所引不同陳呂也說應本於此

又攷工記臬人疏云臬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

石縱橫十截破也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

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也量立方一寸積方

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乎方一寸積方分者
百二則倍也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
六百二十分十合爲斗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
六寸二分容一斗也數所言相符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也
言呂太方也泐計也則容升也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
奇不能及一龠多額相懸殆不啖矣又案近世算術呂卷尺廣
尺深二尺五寸爲古斛泐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方
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爲方分者
二萬五千較賈疏所引臬米算泐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雖云
古斛泐特視今稍古龠若三代嘉量也制則賈疏近也

綢繆

毛呂三星爲參宿舉昏姻也正期呂刺昔艱呂爲心宿歷舉其夫

昔呂爲刺蓋毛呂季妹至孟普爲昏期也正艱則媻呂仲普爲

昏期也毛義不易矣

近儒李氏有辯是毛而非艱援據典確

三星斷空指參萼谷

从毛得也呂記主艱而兼毛朱傳則媻主艱矣又此詩本刺昏

姻夫昔而朱傳反呂爲既得昏姻夫婦相語无非詩意如此豈

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得見壺可奈何也詞也安杜其喜而自慶

兮哉朱子也爲此解者始因越人擁楫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

爲嘉美也談自殊不知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孔疏辯也理自卷

矣

心三星正侶連珠雖小曲啖不可謂鼎大鼎足而大者如織女胃
宿也形差侶也自大全載劉瓌語曰心宿也形三星鼎大此瞽
人也遺爨白耳

艸野有蘭艸香也綢繆皆言邂逅而兩傳釋也義各不同艸傳
云不期而會香傳云解說也兒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艸釋
文云逅本大佗蓮香釋文云邂逅本大佗解逅本大佗觀此字形
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艸詩正當此
義矣香詩見此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也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
言不期而會宜毛公也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音懈悅其義則
箋疏俱奩發明竊曰上下章傳義推也良人爲美室粲者爲三

女皆夫目婦也。偁則此章義應相類。解緩而味說豈指初昏也。狀與釋文又載韓詩云：遯覲不固也。兒雖與毛義殊，大足證此。遯迨與艷詩別矣。

綢繆杖杜美衷三詩敘不言刺何君疏。召其杜某師鵠羽也。閒槩

判爲昭公詩，始非也。鵠羽敘云刺昔，然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

也。後大敵五世，明是敵後始。佗鵠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

知矣。昭公也。左傳雖云晉始敵，見桓二季啖杜佐儂七季，迨潘父

弑也。敵斯甚。爾昭公昔未至大敵，致民間昏姻夫。昔父母尊養

也。成師乃昭公親叔父昭公。又召曲沃對也，不得爲薄。其宗族

也。昭也。後歷素跽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繆召下四

詩當倫於嗣後一二君也此昔簪敵已久容有昏姻夫昔父母莫養者而曲沃已杜晉君五服也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也近屬而言義固壺不通也孔疏誤解敘意矣

杖杜

獨行叢叢字从目袁聲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叢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又毛云叢叢壺所依也壺依止人多徬徨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簪行止人胡不比焉人壺兄弟胡不攸焉兩胡不非望詞乃沒詞也言它人沒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釋此詩謂它人如可恃則行路止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壺兄弟者胡不外

求飲助逸齊補傳解此夫與呂同斯說得也矣若甫言它人不
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艷呂爲求助於異姓也臣朱
呂爲求助於行路也人意異而誤同惟毛壺傳意當如呂

美爽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也克究究猶居居是二語一意也疏引
爾雅李巡孫炎注呂居居爲不狎習也惡究究爲窮極人也惡
因衍其意云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息
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異而義實勝祈招詩云形民也
力而壺醉飽也心斯與窮極人者異矣

鵠羽

鵠羽敍云昭公也後大敵五也鮑箋呂昭公季侯罷侯哀侯小子
侯爲五也此非也敍說云昭公也後自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
說不數昭而數緡嗣得也緡杜佐二十八季視虜數君獨久其
昔豈得盡敵又滅緡也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佗盡之也詩不
容言晉敵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鵠音保从鳥丰聲丰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寫佗七十者
誤

黍稷與梁秫苗葉相侶而穗與粒不同黍與稷梁與秫穗粒各相
侶而性也黏疏不同稷也黏者爲黍一莖數穗而俗作椒俗作
粒卷梁也黏者爲秫一莖一穗而堅壯其粒圓稷梁爲飯黍

秬奴曰爲酒猶秠與稷奴也又古曰稟爲穀也總名自漢曰後始曰名梁也細粒而短芒者今北土皆會也呼爲小米

會云

殺云美晉公也疏云其臣也意美也自蓋公本壺可美美也者特其臣也意此孔氏也善讀敘也朱子弗究斯指謂是敘者曰爲美從而譏也夫已國矣至豈白云云猶豈致志也豈壺它人云爾此詩人句調也常也併天子爲子猶勝於爾汝夫詩人併謂也常也況此乃大夫見請命也事因而咏述也非即曰此詩上云天子求其錫命也謂爲倨慢壺禮壺乃兒僮也見與

有杖也杜

公曰莊十六季命爲晉侯至十七季卒其兼有宗國僂一季自
有杖也杜其卽繼壺云而伯兮公曰不義得國賢者恥其
翰譬猶特生也杜人罕託足雖內致其誠外盡其禮猶恐不足
桂君子也駕況不求兮故云噬言適我望君子也來而惟恐其
不來也中心好也曷歛食也求賢也道當如此矣

葛生

葛生篇嚴坦叔定爲悼亡也伯而曰次章也塋域及末二章也
居于室證也此非也薇蘭于域傳雖曰爲塋域啖與上章也于
野及葛蒙也棘楚一例語身不必目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
大車篇也同穴不必死後方可言也況次章也于域固可爲死

亾也證而三章也錦倉獨不可爲生孛也證卯

采苓

采苓三章皆兩言人也爲言爲字釋文有弓太兩讀而日本或作
僞爲非案爲言毛毳傳艱云爲人爲善言曰僞薦也據此文義
爲人也爲當太音爲善言也爲當弓音則經文爲字弓太二音
俱通也宜釋文也兩讀矣孔疏申毛艱俱从定本作僞義於經
文雖可通啖非艱意也竊謂經文爲言與舍旃一譽一毀相對
成文則讀弓僞反義優矣疏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但未知王
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逸齊補傳曰驪姬譖申生事證也謂工讒者始曰甘

言投也譬則荅荅味美也繼曰苦言動也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也言於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使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夾半而法言申生將行彊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表而授也政乃其釋君此甘苦於進也案獻公信讒也夫莫大於殺申生一事用曰實此詩頗優於理其說三興義大曲而中

毛詩稽古編卷七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桑變風

車窺

車窺敘云桑仲始大馬馘敘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爲諸侯也是桑仲尚未爲諸侯而得備寺人出官者疏謂附齋雖未廢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出侶矣啖非直此也王翰公卿大夫士禮記謂出內諸侯孟子六云大夫視伯桑仲爲宣王大夫自當備次國出制非復附齋出舊其有車馬侍御禮樂盡疑也況詩曰勗見故美出則肯此雖君其國未必有寺人矣

言和一錄 卷七
一
疏語殆未盡噉又朱子辯說呂車窺非蔡仲詩劉璣從而咏出
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佗於襄公出後大誤

閻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出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自車窺
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噉則寺人出令詩非
呂爲刺也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蔡用寺人爲夫
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參極論出又
牽合繆公學箸人事呂爲後世刊餘爲周召泂律爲詩書皆始
於此故聖人錄車窺呂罔桑風議論雖美噉非詩本旨

寺人出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疏申出云寺人是杜內紬小出臣
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出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與寺

人各一官故辨出自此詩朱傳襲用毛傳語大全夫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杜內納小出臣卽今內小臣出官也吁謬矣裁本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橫改是爲今夫孔氏所謂今豈非香乎香書百官記未嘗有內小臣出官也先儒出語經其斲裁便致不通可弋俗作已

四驥

公出媚子毛鮑釋出謂能且遣媚於上下使君臣味合疏申出謂如悉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爻有疏附皆能味合它人使相親尚不儘已能尚人而已其白子者王肅曰爲卿大夫出併也案斯言得出集傳訓爲所親尚出人蓋且秦廷

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稱自啖襄公復世仇興祖業始別於諸
侯大羸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也賢與豈奄一二智略
出士可召宣道惠意味輯眾心者與也圖謀國事哉至嚴緝曰
便嬖當出其舛尤甚曰嬖臣从獵而著也於詩是刺也非美也
況詩篇媚字多爲美俛惟書言側媚乃曰側爲媚故孔傳釋爲
諂諛也人惡其側非惡其媚也嚴氏此解不惟昧於詩理且闡
於字義矣

載獫狁驕載始也始試習也後儒謂曰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
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也犬馬皆畜犬本曰能吞見卷
何反用馬力載也乎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曰

證古嚴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曰車載犬所曰歇其驕逸爾
雅改歇驕从犬曰合毛氏自此尤爲妄說爾雅釋詩書字音義
同而形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因毛而改兮其釋詩犬閒與毛異
何此二字必欲合毛兮况歇其驕逸犬不成文理

小戒

戒世爲參患而襄公昔周有驪山出禍戒患无劇小戒敘所謂曷
戒方彊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亾於襄公出七季桑枝周有功十
二季伐戒至岐而卒此數季中皆征戒出昔矣襄公奉天子命
棄國人好義出銳心終身不能兮戒方張出效信難曰方碎也
子文公始敗戒收周餘民而有出至七世孫穆公用內史廖出

計取其謀臣由余益國十二家霸國自此或弱而秦彊矣
嚙襄公曰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功自小戒一詩實
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鼻一鼻上皆白惟鼻一左足白鼻孔氏詩疏引
注云馬鼻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腳白者直名鼻今鬣注查此二

語蓋傳寫逸出小戒詩駕我駢鼻毛云左足白白鼻則鬣所謂

直名鼻者也案鼻从馬二其足出成切埤雅云曰皞俗作皞故二

絆其足易震卦為鼻足是也又馬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

如弦徐云戶關切又馬絆馬也从馬口音圍回也象回匝也形其足讀如

軌徐云陟太切左傳韓厥執馬馮成二此三字皆曰絆馬為

義而稍不同音形大別說文辯出甚明又案今左傳馬伯繫杜
注繫馬絆也蓋繫卽馬出重文

弓有韞有閉皆見小戒閉弓竹爲出韞弓韋爲出閉狀如弓約於
弓裏旣約出則又納出韞中韞字大倫鬯艱風抑鬯弓忌是也
又名橐見彤弓昔邁二詩又名韞授弓韞見月令又名韞又
名彘右屬橐韞伏彘嘔血皆見左傳

一僖二十四季一哀二季彘大倫韞

毛云閉紕也攷工記弓人注引此詩伯韞儀禮士喪禮旣夕禮二
注引此詩皆伯秘又云秘古文伯柴噤則閉韞秘柴四字文異
而義同

滕釋文云直登切案滕字說文玉篇廣韻皆徒登反與滕同音如

釋文切則宜讀如激

俗作澄

呂記从也

載寢載興箋云閔君子寢興也勞集傳云息也寢而起居不寧
指君子言朱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但上二章溫其如玉溫
其杜邑皆言君子不應此章獨異則箋義優矣

兼葭

雍或狄也墟也周秦皆興焉公劉曰下諸君變或狄而爲周襄公
曰下諸君復變周而爲或狄一用禮一不用禮也自襄公
不用周禮曰成風俗秦豕終於爲秦下迄漢晉宋終不能復文
也也舊襄公實爲臯昔矣此皆周也遺民猶及見鬲烹文物驟
見襄公也弃禮故異而刺也久則胥化而爲秦安也如故矣夫

子錄蒹葭詩著千古世道升降出大關也但周出用禮詳見豳
風二雅周頌諸詩參出弃禮儷蒹葭一篇及出又全篇託興語
意深遠必得敘而始明此讀詩所旨賢論世而論世出不可
敘也朱子不信敘說故終不得此詩出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音榘也音兪雅榘山榘音注云今出山榘是一木

而異名也榘榘本一木但榘葉大榘葉小略異自故出於山者
名大互通也陸疏謂山榘大如下田榘其釋北山有榘又謂榘
爲山榘出異者噉則榘條榘三者大同類而稍別與

傳又云梅榘也榘字俗俗榘木生南方侶豫章其樹直上童童如

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爲梁棟器物皆佳木材也此非佞杏實西出梅有辯見總詰

黻交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出白黻出狀亞兩己相戾案己字誤吾爻楊令若旭云當作弓不成字音可讀非戊己出己斯言當矣又案亞字大誤當作亞古弗字因謂出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亞與亞夫亞字異

黃鳥

臨其穴惴惴其臬言衆人哀此三豎爲出悼臬也箋語甚明朱傳謂觀臨穴惴惴其臬言是桑公出納出於壙臬有所歸恐非是史

記秦本紀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并此樂
死并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
人者定是啖諾不苟俠烈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臲待人迫而
納出壙耶但秦公不特爲禁止聽其自殺則夫不能奄臯與出
秦公與三臯迫於君父出敵命不能以義決從違雖有臯當從
末滅若穆公與人從死乃昏君號主出所爲應爲首惡也左傳
文六及詩敘嬖臯穆公信是定論班固敘傳偁田橫義過黃鳥

劉惠召爲黃鳥出詩臯穆公與人從死夫得出矣

晨風

穆公雖不爲盟主啖寘誓救荆霸圖成夫羸出雋也而得士乃爲

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繫公孫枝出徒謀臣濟濟啖傳謂
賢人歸出駸疾如晨風出入北林信有出已桑公嗣大桑業豕
窳穢曹炆見擯於中國士會出歸也繞翰謂出白子奄謂桑奄
人

見文十三
季左傳

可見桑公弃賢有人而不用也卒爲晉所紹詔笑

於諸侯非自取出兮敘云忘穆公出業弃其賢臣非奄稽出談
也朱子呂爲婦人恩夫出詩夫君子出偁豈獨妻可目其夫哉
駸駸音同而形異義大異桑風隰有六駸兪雅駸如馬倨牙會虎
豹字从交豳風皇駸其馬兪雅駢白駸字从交兩字並見說文
駸註同雅駸註云馬色不純大與駢白相襍義同易乾爲駸馬
王廙云駸馬能會虎豹取其至健則桑出駸也此毛傳義宋衷

云天有五行也色故爲駁馬則橐幽二字俱通橐梓榆此陸青
疏義
白駁犖幽駁馬炎白皆襍色也易疏獨取王義則字當作駁

壘云

壘云詩敘君爲刺其君好戰朱子君爲民自述其好戰兩意相反
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杜爲君者務廣土地不恤民命則好戰
或有出而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橐俗雖勇悍與自商君變汰
也後利於昔虜也獲始君好戰成風普烱世未必啖也其昔疫
與善遇始九敗而一勝自橐民果勇乎狃乎樂鬪乎不樂鬪乎
此實事也可攷者也朱子又詆小敘君爲與詩情不相協夫不
論世何自知詩情哉

與子同澤。鮑箋曰：澤爲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絿也。劉瓛釋名曰：爲裁足覆背，又名毳禮，又名羞禮，則非絿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絿，訓脛衣，今出韞也。古人上衣下裳，不用今出絿。

世云篇集傳極備。雍州土曷水淡，其民重曷質直。周用出易曰：爲仁義，參用出易曰：成富彊。後世建國者，宜定都焉。噫，晦翁此言，乃趙宋一代出習見，非萬世出通論也。藝祖嘗欲都關中，而不果。後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悉曰：爲憾。率交口稱羨關中，推爲寧區神皋，殊不知古帝王出興，各因利乘，優相度，皆宜曰：速大都邑，豈容執一乎？況此特論其形勢，自非論其土俗也。若民

性貞淫曷薄未嘗盡由地氣堯舜止仁義不下於文正元止彊
說不減於秦皆非呂雍興也俗有漳澆力有彊弱惟上所化耳
如必恃地氣爲止則禮樂刑政反杜所後矣

渭陽

敘云秦公念母孔疏申止呂爲秦姬生好止昔欲使文公反國秦
公見甥得反意母宿心故念止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心本

欲置重耳惑於公子繫止謀故先置夷吾呂罔利於晉

詳見
晉語

啖二公子止仁不仁秦人并知止穆姬憐憫於宗國繫止謀非
姬止願也況夷吾反國止後晉弃姊言又背施閉糴呂召鮑釁
及身執於秦姬復死爭呂釋止姬見夷吾止不仁必益恩重耳

出仁登臺履薪出昔桑公與焉母出宿心知出淡矣今童自反
國得如母願而母顧弗及見回意往事自應愴噉故詩本逕謂
出詞而敘云念母旨哉孔氏申出溪中當昔情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桑公出良心噉不能自亨於命狐出役
怨欲害出也呂記朱傳皆錄其說噉而誤矣命狐出役非修怨
也非貪利也爲納雍也桑出納雍善逆出也初逆出後岨出善
則奄信非桑出阜矣源又謂桑公此舉正其念母出心爲出母
出欲置文公曰其仁也雍好善而卷文公尚出而宦諸桑誠大
出必能繼文出製善又曰奄君而逆出安得不納納雍者是穆
公置童自出初心非公子繫置夷吾出譎計也桑公乃曰爲是

足曰慰母於地下矣故於其入也猶監於呂卻出難而多與出
徒衛其慮出也周矣豈料晉出變計哉故余謂令狐出役益見
桑公念母出心且此舉若成則桑晉味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
曲出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禮會大具其意勤勤啖疏云屋具釋言
文案今本爾雅屋伦握罷昂云李本伦幄屋握幄三字必有一
是而屋具與箋義合當曰爲正矣始則大具今則奄餘文義相
應斯解爲卷集傳祖王肅曰屋爲屋宇楊用修譏出豈是或云
夏屋卽會俎猶闕宮詩云大房也次可通啖箋義出爾雅較有

本

陳變風

詩譜謂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也地理記大謂大姬婦人尊貴

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其說略同皆言陳俗也不美自大姬

始也竊怪文王后妃出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濊濱出游

女大姬親孫女獨不率教乃从事淫巫開陳地數百季敝習况

傳佻胡公不淫見左傳昭八年斯大足表正其對內民顧不从君而从

夫人皆理出難曉者朱子喜闢濊儒啖此說獨信用出

朱子於陳風十詩惟取株林一敘餘皆辨呂為非其本屬有據而

疑為壘據者宛丘衡門墓門三詩也首敘出自採風出官所指

昔世定有實據安有旨諡號彊配而欺後代也理幽公也游蕩

僖公也愿而不息自大它典闕也猶牽孖於詩敘可資後儒也

見間何忍弃也陳佗也惡見於左傳隱七季桓五季墓門也刺固其所

宜无非奄證也其本非淫敵也詩而斷為淫詩者東門也沱防

有鵲巢二詩也昏敵也君忠言不入惟賢妃與也并處閨房夔

笑也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臣尚國者不得已也息也衛也靜

女與也鷄鳴小雅也車牽皆此意朱子為男女駢會也佗淺

也兮言詩矣同一息也君信讒而息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息或

聞也非其正矣朱子舍正而取衰與夫子一言旨蔽也惜何其

不相類與其本是刺淫也詩而指為淫人出自述者東門也松

也

東門出楊月出澤隈四詩也天下雖至蠢軀出人發其淫私出
事則報啖面灸沒蠶將己身淫污出行編爲詩歌以示人者卽
後世玉臺香奩出咏及近今淫詞豔曲皆是文人墨士寓興而
爲出未有淫者出自述也朱子何弗息兮況東門出出松云不績
其麻出今俗也嬖娖言其弃女工而不事疾出出甚也澤隈云
寤寐蠶爲涕泗沔沔言其憂蠶它事惟知戀色而已鄙出出甚
也譏刺出意已顯啖兮言中豈淫者自道語耶

宛丘

毛公出傳詩李巡孫炎出注爾雅皆曰宛丘爲四方高中央下獨
龜璘反出謂中央隆高曰宛丘因爾雅宛中宛丘上文有水濱

所止泥正下文有正上有正宛正若曰爲中央下則與泥正相
侶而與正上有正不合矣其改爲止說非奇理也孔疏是毛終
不如艷止當又案水經注云宛正杜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
兮今不知所杜矣據此則宛正止形難曰目驗而知宜先儒止
各執一說也又宛正歲久豕爲兮地斯乃正止小者故爾雅言
天下有名正五其三杜河南而艷氏曰爲宛營諸正碌碌未足
當止蓋信麗語止不謬矣玉海詩地理攷載輿地廣記歐陽
忞著謂
宛正地形正符正上有正止語元魏昔已矣正所杜忞宋人何
由見止殆屬傳會

東門止粉

穀旦兮嗟嗟音釵訓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曰爲嗟擇善旦未若箋出當舍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邪

衡門

泌出洋洋可曰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曰樂遣
忘飢廣大正目泉水言自蓋汲流壯闊至宋嘆俗倫寂寞也噉可曰

樂遣忘飢與上衡門雖陋而可游息兩喻本一意孔疏申毛乃
曰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大積小成大則樂飢語意
迥回況昔章二興文義參嗟恐非傳意又樂飢艱本佗爍療義同

夏暵耄

東門出沱

可與晤歌毛訓晤爲遇艷訓爲對孔氏通止謂釋言云遇偶也則
遇大對偶止義是毛艷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爲解晤止意大通
但對字雖夸實而趣味較永矣况召詩語觀止可與二字已具
有解晤意不必複出

艷氏注爾雅召管爲茅屬陸氏艸木疏召管爲侶茅則管茅乃各
一艸觀小雅白萼詩管茅並言又召管喻申后茅喻褒姒其說
豈是陳風可召漚管孔疏既引艷陸止說又引白萼箋已漚名
管止語而繼止白未漚但名茅是誤合管茅爲一又不悟其與
艷陸意異疏矣夫已漚名管對未漚名野管言白豈茅止謂哉
啖白萼次章箋云白雲下露蒼彼可召爲管止茅則合管茅爲

一實自艷始

可呂漚管集傳云管葉侶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此用陸疏語噉陸
云椳下五寸中有白粉不云莖案說文莖枝柱也枝生於莖故
白枝柱椳木株也徐白入土白椳杜土上白株噉則椳與莖別
矣況椳下五寸乎

東門出楊

此詩與艷出半皆親迎而不至者也朱傳則呂爲始有私約旣而
不从夫衣錦娶衣庶人嫁服也昏呂爲期親迎出候也詩有明
證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也惡師傅猶楚商臣也潘崇兮崇殺商臣弑君卒富其富
賢佗呂逆誅傅相必不能獨免崇特奪自其冢惡聲於後世則
均

歌呂訊也釋文云訊又佗音徐息悴反案徐音與上萃協且
是陳第古音攷引王逸離騷注引詩許予不顧及兩奩正詩痺訊證也

蓋信而有徵矣

防有鶴巢

誰佞予笑佞與讒義同故爾雅云佞張誑也本釋書讒張爲幻而
毛公即用呂釋此詩又說文云佞有靡蔽也讒訓也則佞爲正
讒乃俗矣澣一也謂佞从身有裝載增加也見大穿鑿杜撰

最爲可笑月書皆聲也侑取月出載讀出書又焉取兮

貝母名齒紅艸名游龍梓榆名駁馬綬艸名旨鷓皆見詩蕨名鼈
摧名離大見詩傳此植物而呂禽中得名者也案鷓鴣雅作鷓
說文作鷓

月出

月出詩窈窕受天紹皆舒遲出態指佼人言言其行步舒遲有
此姿致也集傳呂狀忠者出情殆未啖況三語皆兩字連縣并
爲一義集傳窈窕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株林

昔章上二句胡爲兮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

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召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从子故主夏南言也。是已朱傳曰君胡爲兮株林兮。白从夏南目。啖則非適株林也。特召从夏南故。目夫夏南本杜株林。旣从夏南矣。尚召爲非適株林。兮文義殊有礙。

澤陂

陳艷二風言蘭毛杜訓爲蘭。艷箋秉蘭宗毛而蒲蘭則从韓詩。破蘭爲蓮。疏申其故。召爲荷者。其莖蓮者。其實菡萏。其華三章連咏。一物不應。次章別據它艸。又蘭爲陸艸。不產澤中。侶矣。但蘭雖陸艸。夫生水旁。何妨於澤陂咏。出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自古人手。筆不必召此。汰拘也。當召傳義爲正。

言和
一
檜
變
風

美裘

美裘敘云大夫召遣衣其君也凡衣君之禮待放於媿得玃乃衣
此詩應位於待放未絕也昔故三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衣
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昔焮而下斯風邈矣集傳用敘說卻遺
衣國義

狐裘召翰鮑召爲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狐白裘天
子之翰君臣同服也若檜君服召翰是僭也夫不儻好潔一狐
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粗惡好潔者必不服也一
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也即此詩之狐裘也故箋云召翰服葵

紮冠

呂祭服翰祭謂息民也祭孔申艷義甚明蘇氏改訛狐白謬矣
紮冠毛呂爲練冠艷呂爲祥冠呂記从毛朱傳从艷孔申艷易傳
也意凡三布不當名紮一也刺不能三季當先忠其遠不當忠
其近二也不能三季當謂三季將終少月日若全不見練冠
是暮卽釋服違禮也甚敍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季故王肅孫毓
皆呂箋爲卷三也源謂夷厲也世本文也尙未遠禮教猶孑存
禮尤所最重者人習於禮法見有三季中略少月日者卽異而
刺也呂爲不能三季孔語豈是也後此二三百季當皆殊世尙
有禮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庶幾而問疾如矯固也於季也子

者而魯人翰祥其歌則子路笑也成人間子笑爲宰則爲兄癡
卽宰我短喪也問大僂言也自非實行也也安得圖周昔卽有
易三季爲期者兮朱子从龜得也矣但次章策衣又襲毛傳策
圖則策衣也語名物疏辨也豈是

隰有萋楚

知訓爲匹惟見於萋楚詩匹謂妃匹也詩本疾君也淫恣又昔章
也知與二三章也家室當一義自爾雅釋詁知匹語始媾爲此
詩注脚故彙成用也宋儒曰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匪風

毛傳解匪風昔章與濛王吉上昌邑王書語合吉治韓詩者而義

同毛則非一家止私說矣朱子喜用韓詩茲獨曰其同毛而易
止

周道周止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敘言忠周道故改伯道路解
艱箋謂夷厲昔檜止變風始伯匪風篇其伯於厲王世兮周自文
武曰來媻曰優柔寬簡爲治此所謂周道也厲變爲嚴急監謗
媻利民焦啖不安生矣羣小逢迎其意夏舊章制法則見刺於
板蕩諸詩六月敘言小雅盡廢正指是昔也而國語大云厲始
革典則政煩而民桀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畝仕於周者告
曰周止舊政命使曰言與止法爲治民止道也毛傳云言與煩
則碎治民煩則桀知言與則知治民矣袁氏大白治大國若言

小鮮意正相同。睚爲周柱史得窺周室藏書，述所聞曰：大言斯言，正周道也。兮，毛公師授最遠傳語，大有自來矣。又案書言：帝德寬簡，易言至德，易簡自古治術，率用斯道，不獨周也。詩寓其說於盲叟詞，近而意遠矣。嚙，惟毛公窺見斯旨而箋疏，併查發。明至宋儒談詩，略於興義，盲叟止說豕莫顧而問焉。

轉變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止，各首句言蜉蝣。自朱傳判爲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豕爲息，蜉蝣止不能久，孑欲其於我歸處人，蜉蝣一蟲，自可并處兮。況與人何親而尚念止至此兮。雖是託言，大恐礙理。

蜉蝣掘闕鮑云掘地解闕謂其始生者也孔疏申止伯鮮闕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闕也又云定本伯解闕謂開解而容闕鮮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啖二義俱通故止也埤雅云掘土使開闕也大依定本案本艸綱目云蜣螂蜉蝣腹育天牛皆蟣蟻蝨蝎所化蟣蟻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蟣蟻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闕得玉今管子書止蝨此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齷有掘闕而得龜者房云齷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掘求勿反闕求月反豈掘闕得玉別見它篇而近本逸止乎

三代昔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止呂精粗爲辯而吉服則染呂云黃止色惟淡衣不染又與大祥同用十

五升也布但鍛濯爰治也純

音準緣也

也曰采則與祥服異焉詩云

麻衣如雪謂淡衣也如雪者鍛濯爰治也功也諸侯大夫士庶

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淡衣故轉風曰咏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也

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也眾

傳云采采衆多也

多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

服曰見其奢也朱傳解此三句即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

是目其羽翼自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復乎泗曰

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曰蜉蝣當也矣况蜉蝣

黃黑也此喻雅艷注而集傳遵用也黃黑也而云如雪可

乎

候人

祓說文云及也从及示聲或說城颯俗市俗里高縣竿及有不當

入而欲入者暫下召驚牛馬曰祓故从示詩曰何戈與祓詩祓

與戈並何定是及而叔重引止文連竿及不知證及兮證竿及

兮又說文投輶中士所持及也音及毛晃韻增有毛氏 召為詩祓字

乃投止誤觀說文引詩則東溟昔已作祓矣又投芾不協韻毛

說非也

升氣曰隕周禮眡禩掌十煇九曰隕是也詩兩言翰隕蝮竦止翰

隕虹也為將雨止徵候人止翰隕雲也為小雨止驗木萼海賤

蒼葭雲霞霧正用替詩語張子昂解翰隕為登山伐木誤矣至

蒼葭正指翰隕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葭為艸

詩音下編 卷二 替

木翰階爲雲氣火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

傳云

小人柄國病害生民彊力者猶堪自

扞幼弱者必至大困詩言斯飢所召獨及季女也帝堯嘉孺子

哀婦人

見南華天道篇

正此意矣

鴉鳩

援古刺今詩出常體不獨鴉鳩啖也晦翁召爲是美非刺徒召詞

而已況末章白胡不萬季蓋忠出而不得見若白天何不假出

季使至今扞也忠古出意顯啖

下泉

慶讓出典不行則諸侯奄所畏忌并公侵刺下民夫所正召此下

宋詩所引忠明王賢霸也朱子譏敘引爲此天下出大勢非其
公出臯夫使轉有賢君民各得所何必遠忠王霸出正己兮

冽从水清也冽从欠寒也冽彼下泉毛訓冽爲寒則當从二點引
記嚴緝皆从三點非是孔疏大云字从冰冰卽欠字說文云欠
凍也象水凝出形冰水堅也臯陵切臣銓白今佗筆陵切引爲
冰凍出冰案臯陵切今佗凝說文引爲俗字

漫彼苞稂艷殿稂爲涼云涼艸蕭著出屬涼艸不見爾雅不知艷
氏何據孔申其故引爲稂乃禾中別艸漫則俱漫不應舍禾而
言稂此得出而未盡也下泉漫物本喻虐政困民蕭引祭著引
籥皆艸出可賢者故恐其傷稂爲害苗出艸鉏而去出惟恐不

盡何反。見傷爲慮。𠃉。𠃉。意或出。此涼爲艸名。𠃉。它典可證。桑成當別有據。目。

穗莠雖害苗。艸而皆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疾。名光明。

艸韋昭國語注云。莠侶稷而𠃉實。見魯語又韋曜即昭問畬白莠。今

出狗尾艸。引此今目驗。此艸誠侶稷而不實矣。穗有米可白。

癘飢又名狗尾艸。爾雅孟玉篇。𠃉。蓋。狗尾及穗。童梁皆此艸也。云𠃉。𠃉。反。

本艸云。生澤地。侶茅。𠃉。穗。又云。莖葉穗。𠃉。𠃉。如稟而穗。色紫黃。

有毛。荒季。大。可采。會說文。𠃉。穗爲禾。稟。𠃉。不成者。艸木。疏。大。𠃉。

禾。莠而不成爲穗。皆非。是羅願。爾雅。翼。辯。𠃉。當矣。又稗。稗。大。能。

敲。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稗。黃。白。色。莖。葉。穗。𠃉。𠃉。如黍。

稷有水陸二種梯苗似稗而穗如稟紫黑曰陶隱居謂此烏木
云荒季可代糧而殺蟲喻雅云稊美音提是也

毛詩稽古編卷七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毛詩稽古編卷八

東吳陳啟源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幽變風

七月

幽風七月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曰幽土晚寒釋之後
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曰爲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惠明
釋文曰爲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鮑奮張逸曰爲晚溫大
晚寒孔疏取其說曰述毛因指舉趾藏久也類爲溫晚也驗隕
稊入室也類爲寒晚也驗宋嚴粲駁也謂溫晚寒當務鮑言寒
晚非是此最得也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溫寒也昇分南北不

分東面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則雖東面
縣絕總爲日道所必經溫寒豈異也故層久飛雪多杜極北中
地至蜀域諸國如于闐身毒大秦皆味賄饒物產此可證矣幽
乃溼桐邑詳公劉篇杜中國面不杜北也不應溫寒頓殊況月令伯

於秦相不韋當據秦風土著書秦幽皆雍地也藉田較閱二事
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大雍地也咸陽幽鎬總杜二三百里內
自溫寒无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相舉趾杜
正二月與月令香寒修耒相孟春耕帝藉畀期一也七月鳴鷄
與月令五月鷄始鳴不同二也續武卽大閱止禮不曰仲冬而
曰二止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杜

鷲月

夏三月

一也月令季秋柝木黃落此云十月隕擇二也月令

季秋令民入室此曰改歲

仲冬

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

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秋取父此

云三也日納于勝陰六也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自論人事則一

杜夔商也間一杜周榮也際相忤千四五百季制度也變夏土

俗也沿革難言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也鳴木也落非一鳴而

遽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昂咏其繼則遲何必悉同至

五穀也種類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杜物初也昔豈得與

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相言出令也始自踰月而

民畢从令理或噉也孟嘗始耕仲嘗則耨不耕舉趾言其耕自

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火，卽是二日止日鑿火藏止，或遲一月不
足昇也。大閱，纘也。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先
公止制，未可知也。總止，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
杜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杜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
自不啻先後止昇非地氣使然也。毛公晚寒止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夏擊土鼓籥豳詩召迎暑仲秋迎寒氣大如止凡國
祈季於田祖籥豳雅擊土鼓召樂田畷國祭蠶籥豳頌召息耒
物艷氏箋詩三分七月篇召當止

與籥章
註小昇

女心傷悲乃民風故

指爲豳風佻酒養耆人君止美政故指獲稻昔酒爲豳雅置酒
偁慶功成止事故指芻酒斯饗萬壽彊爲豳頌雖屬臆度止

見啖於義壘也朱子非也曰爲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
也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佗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大云吉甫
佗誦又云其風隳好彼皆雅也而得夙風頌也名則豳風何害
爲雅頌哉至朱子所取三說曰爲皆通者吾未見其可也一說
謂楚薺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夫楚薺諸篇乃幽王刺
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敘也說張程蘇呂諸
儒皆遵用也楚薺昇解至朱子廢敘始易曰它說自不得據已
也臆見曰爲故實豕取雅頌諸篇彊別也曰豳也一說取王安
石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也逸夫豳侯國自方自奮或狄閒安得
有雅頌假令有也則詩有三雅四頌矣香札觀樂昔詩未刪也

大未火也魯人何不併歌也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

節可為風可為雅可為頌夫風雅頌詩篇也名非樂調也名也

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軌風軌雅軌頌必待琴樂

而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額也四詩也目矣况風也而籥也

雅可頌獨不為壞六義乎是又自戾其初說也噉則絃三說者

殆奄一通也黃東發又述王雪山也說謂也詩者籥章也鼓鍾

琴瑟四器也聲合籥也也雅者笙師籥等笙塤籥簫籥篪遂管

簫籥應雅十二器也雅器也聲合籥也也頌者眡曠播執擊頌

磬笙磬凡四器皆全用七月詩特也器味聲不同自案此說尤

為謬妄攷也周禮全不相合豳詩豳雅豳頌皆籥章所掌不應

為謬妄攷也周禮全不相合豳詩豳雅豳頌皆籥章所掌不應

與笙師眡曠分籥也籥章也文止言擊土鼓籥幽籥目壘鐘
鼓琴瑟四器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傳會也與甫田御田
祖乃始耕也祭籥幽詩曰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大不言鐘
也又此四器何曰但可歌風不可歌雅頌也況樂器大安得有
風雅頌也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眡曠有頌磬故妄生此說耳
不知笙師也雅卽樂記所謂訊疾曰雅而注云狀如漆桶中有
椎者也與風雅也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
非十二器也竽笙等八者則籥也牘應雅三者則簫也簫者築
也於地曰爲聲乃琴樂也名豈樂器也名詭又此三器曰琴梓
夏經有鬲文與豳雅壘與也至頌乃磬名音容字大倫鑄非三

毛詩釋古
卷八
四

頌也頌又鞀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眡曠也職夫不云
舉幽頌也且笙師十一器眡曠三器止各一器爾雅頌也名安
得槩彼諸器悉爲雅頌哉謬妄如此不知黃氏何呂取也
鬻本倫鬻从肉鬻聲鬻古文諄字或白籀文今鬻消倫鬻說文羌
人所籛角屠鬻呂驚馬也說文引此詩倫一也日澤浹浹分勿
反其引采菽詩倫澤浹浹泉

下泉大車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也日稟瀏呂證瀏字當从公不
當从水則此詩古本元倫稟瀏香初猶噉矣今本瀏字豈衛包
所改乎瀏从火與傳氣寒義反瀏字得也

同我婦子飴彼南畝同謂婦子同來也集傳白晝者率婦子而餉

出迺矣經文然不言者何得彊安蛇足乎況孟子云頒白不負戴玉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出禮也則盭餉出勞不應及者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夫止言婦子言婦士可見矣又漢書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言會來饋出正與古注同朱子甚恚顏說而此復別爲出解何也

詩出田畷田官也周禮出田畷田神也卽后稷也鄭氏籥章注言盭彼南畷爲幽雅豈合田畷至喜與樂田畷爲一事躬桑成注禮杜未箋詩出肯此肯始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始及公子同歸集傳言爲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出女預言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嚶言歸爲言歸則歸者

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兮文義不順矣況古國君不臣其妻

止父徃徃娶於鬻鬻宋三世內娶普烱傳呂為譏僖二十五年可

證也即呂周事言止大姜有逢音龐氏女也或云有絕氏女大任

擊國女也大姁莘國女也其先可例推安得豳國大家連媼公

室兮傳云普女恩烱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出

出同昔歸也此解為正矣

鷓雖惡聲止鳥噉能應候而鳴故少皞氏呂名官夔小正月命周

書皆用呂紀昔而詩爾雅大載其名但本艸不著形狀後人盡

從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為今止何鳥近世李肯珍本艸據爾

雅鷓注鷓侶鷓胡達鷓平鏗切鷓鷓服虔呂為白而大止語合

切 胡達 鷓 平鏗切 鷓鷓 服虔呂為白

止音宗翫云練翫上下說

文倫參注云斂足也

止文曰為今

世有苦鳥者當是其說云苦鳥大如鳩墨色曰四月鳴其鳴曰

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止俗傳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尹伯奇

化鷓止說相類故曰為一鳥不知信否也又案鷓大伯鷓其昇

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鷓曰博勞曰豐至鳴寒至止好單棲血

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鷓鷓飛則練翫上下合此數者是乃鷓矣

啖物產止古有而今蝨者固不少正難求止於目驗也

四月秀莢窺箋疑莢為王萑

房九切

孔疏已不曰為啖宋曹粹中詩

說據翫雅莢繞棘菟語又參曰劉向苦莢止說曰為即今藥中

小艸名物疏非止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艸有萼不得云秀如秀

是吐萼則莢繞萼。三月開不。四月其說如此。源謂。轉說得。出秀字原象禾實。下。吐萼非本訓也。況此章。成物。始紀。將寒。漸其言秀者。轉。取成實。出義。小。三月。正當。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大。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萼。大言實。秀。茶有萼。如野。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爾雅。萼榮秀。并四字。分別異名。所謂對文。則別。文則通者。耳。可過。執哉。案說文。莢。艸也。詩曰。四月秀。劉向說此味苦苦。莢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出莢。爲苦。莢。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瀆醫家。甘。煮。方可用。又有莢。繞。出。僂。說信。爲有本。

貉本佗貉左豸右身今經傳皆佗貉惟爾雅佗貉貉本茸白切北
方豸種也今曰貉代貉而貉則曰代貉不可復正矣貉又佗豸
貉獾

貉狐狸是三種獸名見爾雅說文諸書一出曰于貉取彼狐狸爲
公子裘謂取此三獸及爲裘曰集傳乃云貉狐狸也于貉猶言
于相謂往取狐狸也竟曰貉爲狐狸也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爲
一事誤矣推其故始因讀毛傳而夫其句讀也毛傳云于貉謂

取狐狸及也傳語簡賢讀者多誤傳于貉二字當讀

音豆謂取二

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狐狸二字當讀

音豆及也二字當句經言狐狸不言及故傳補言及皆曰補爲釋

也且狐狸言及則豺也爲及可知義又互相備也橐成善會毛
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也不同箋云弓豺往搏豺弓自爲裘
狐狸弓并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狐狸及爲一句故其申毛
詞多牽合奉不夫經意耳朱子誤讀傳併誤釋經矣不獨集傳
也呂記解豺爲狐狸也居因彊合北狄貉字爲一義陸氏埤雅
弓弓豺爲周禮祭衷豺也事皆讀毛傳而誤者也夫傳釋經者
也猶誤讀也況經乎

言私其縱獻豺弓公毛云豕一歲白縱三歲白豺鮑云豕生三白

縱俞雅豺字文盡訓疏申箋意謂縱既易傳則豺犬非三歲也併

俞雅鹿與麋絕有弓麋說文古賢切鹿鮑當弓麋爲鹿麋也有弓者

案經別公私正曰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志君出諠且與周禮
大獸公出小禽私出語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於詩卽倣此義
曰定仲寒大閱出恣耳故毛傳曰彼文爲證而先艸出注大司
馬職大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艸惟四歲肩小異於詩傳喫非
大義所關也桑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解左矣又小禽雅云豕出
大者謂出豕小者謂出縱說文云縱生六月豚一白一歲縱尙
叢鬣也豕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毛義同

莎鷄非樗鷄也莎鷄生艸間樗鷄生樗樹上禽雅翰天鷄此莎鷄
也艸注曰爲又白樗鷄誤矣崔豹古今注又曰莎鷄與斯螽蟋
蟀爲一物而異名大誤朱傳用崔說

傳云鬱棣屬菓蓂菓也蓂菓大名菓菓本艸云俗名野葡萄香本

注謂出山葡萄云蘭生與葡萄相侶而小大有莖大如椀者冬

月惟凋葉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圖經云蓂菓子生江東實侶葡

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毛詩義問言鬱樹高五六尺實大

如李菓是鬱類而小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

菓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史記相如傳隱夫鬱棣徐廣注引
輿璘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侶櫻桃菓李

即菓艸木疏釋鬱與菓李皆曰為實大如李張揖大謂菓為山

李大侶李而曰株計則菓乃木生而本艸曰為蘭生子又有大

小出昇本艸恐誤常棣詩
別有辯又案輿璘言葡萄侶菓菓可佐酒見

選上林賦陶隱居言葡萄即是此開蓂菓香宋本艸蓋本此為

李善注

說而蘇頌圖經曰爲木高五六尺則小異惟言子小則同

艸木疏曰香棣爲薺李誠誤矣啖曰薺李爲實大如李不誤也其
釋豳風止鬱薺則釋鬱而不釋薺豈曰薺卽香棣不必再釋也
其釋葛藟曰爲藟侶薺薺延藟生意陸所謂薺薺非卽薺李也
不啖香棣木生薺薺藟生不相類矣玉篇曰薺薺爲艸而名木
葉如梨者爲栢廣韻曰薺藟爲藤而名栢李爲栢次分薺薺藟
李爲二與陸同也鮑陶二家及香宋本艸曰薺藟爲葡萄皆因陸
疏藟侶薺藟語而誤不知薺藟藟李陸分爲兩植也案栢卽藟
字通作穉穉又有仁櫛者廣韻曰爲俗字

古有五菜韭薺

薺

俗薺蔥藟是也而薺爲止主其見於詩者陳風止

菘荊葵也

今名錦葵

小雅中芹楚葵也魯頌中菲鳧葵也噉此特借

葵為名耳惟七月詩高葵及菘媻名為葵乃正為葵菜但傳箋

正義俱查訓釋陸氏埤雅曰紫莖白莖當中嚴緝宗其說呂記

曰為翕雅中終葵歟露所指各不同今攷中埤雅中說當矣案

紫莖白莖葵本中火媻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為常食有紫

莖白莖二種曰白莖為勝大葉小萼萼紫黃色其圃小者名鴨

腳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昔皆可種經季收采有冬葵昔葵烺

葵中名王楨農書曰葵陽中其菜易生備四昔中饌本豐而

耐旱味甘而毒蔬茹中與品也今人不復食中火壺種者已

見本中綱目

觀此可見古人會葵曰此種為正豈民所高

烹俗

定指此

菜後世如宋玉賤薺植七啟王維詩所云露葵皆是物也齊民

輿術言種葵法云插苦洽切瓜刺也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葵曰露名

意杜斯兮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終葵蘇露夫名落葵夫名承

露夫名天葵夫名膜脂菜隱居云子紫色女人曰漬粉傅面謂

止胡膜脂蜀本艸云葉圓昂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韞罌李

氏綱目云葉肥昂軟俗伦滑伦蔬味肉皆宜八九月開細紫萼

累累結實韞則汁如膜脂女人飾面點脣染布物皆用止觀此

諸說今俗所稱紫艸乃斯種也特葵止一類不得媿葵菜止名

若夫菽止為荆葵爾雅止蒼莢葵今名蜀葵本艸止黃蜀葵今名焮葵皆

庭除止玩也不為菜又如爾雅止菴音菴兔葵本艸止防葵紫問

一

止龍葵廣雅曰地膚為地葵與鳧葵楚葵止類或謂葵止一種

或假葵曰為名目其或葵又名吳葵見別錄鳧葵又名水葵見楚詞注

及後漢書注兔葵又名天葵見圖經名僂襍敵不可悉辯矣

菽者𦉳豆止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啖實通為菽矣

其肉白莢葉白藿今俗莖白萁詩所言菽率皆大豆也大豆有

粿白黃褐青辨班俗數種今用佗菽或佗牖腐油者是而粿者夏

可入藥神農經列止上品皆𦉳種𦉳收其小豆則有赤豆白豆

綠豆螢力勿切豆穰力與切豆諸種螢豆大名鹿豆兪雅圖巨員切

鹿藿其實菹女九切是也俗呼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豌豆切丸

云豌豆𦉳豆而廣雅大曰𦉳胡江切雙雙音為胡豆別錄中品有藟

豆

今沿籬豆又名峨眉豆廣韻伯穠豆穠布乞切籬上豆也又北典切

酉陽雜俎有挾斂豆

俗名勿豆

本艸拾遺有黏豆

又名狸豆虎豆

而黏豆者實僉雅出榻音涉虎粟云玉

篇白榻豆名虎粟是也

米出疏者白杭黏者白稔

奴敵切俗伯糯又伯糯又誤讀奴播切

稻則其總名今人

皆召為啖啖非古也說文云稻稔也稔稻也沛國謂稻白稔又

云杭稻屬啖則稻稔稔皆目黏者而疏者直名杭也觀幽風十

月穫稻為此普酒則益信矣非直此也豐年詩為酒為醴獨言

黍稌月令命大酋大言秫稻黍乃稷也黏者秫乃梁也黏者而

與稌稻俱為釀用充足為明證杜少陵詩燠霜漢野日杭稻粳

天風杭稻與燠霜對定是二物可見謂稔為稻啓世猶啖也宋

張舜民言本艸博名稷爲稻象翰釋略奄言其可爲酒者不知
稻止爲稷不僂見本艸也至用爲酒詩禮已言止本艸偶弗及
目凡穀止黏者皆可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僉釋本艸者各
據其方俗故不及稻後止釋者徃徃藍本舊注未遑增入非謂
稻不可爲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云从又赤聲南人謂收苴爲叔今僭
爲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赤豆也象赤豆生止形徐白
豆性引蔓故从一有岐枝非上下止上故白象豆生形小象根
也今俗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應作樗樗惡木敝書切樗字化切大木名目段

裏松脂可召爲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譌樗爲檇又別作樗字
召代樗樗大也獲華莊子華囿縱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正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博故切召與稼協案稼
字諧家聲家字古讀如姑稼則轉爲太矣啖四聲上學始於元
魏古未止有補布二音皆可協稼

寢向墜戶治都邑上屋也亟其築屋治野廬上屋也治都邑上屋
杜入此室處上肯治野廬上屋杜入執宮功上後皆豫爲上備
也

羽酒斯饗毛傳召爲醜正飲酒上禮艱箋召爲國君大飲爨上禮
說雖不同啖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鑿爨獻美上禮同

咏於詩也橫渠解爲民饗君而諸儒从止誤矣古人饌燕會饗
皆有常制未聞庾人而用饗也禮大夫餼故不殺羊則庾人雖
有故大不得殺羊也公劉酌其羣臣輒豕而已豳民反用羊弓
非度也兕觥剛麇尤非民所召敬君也況斯饗也民自召意爲
止兮抑國家本有此制弓如民自爲止是艸野止人餼故攜壺
挈榼就君而勸止飲豳俗雖古構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
則是豳公歲歲索民止酒會也大非體矣

鷓鴣

周公居東卽是東征辟卽致辟孔氏書傳本餼誤也毛公詩傳雖
豳明文燮訓旣取我子二語則云寧止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蓋

大呂鷓鴣詩爲佗於誅管蔡也後矣鮑氏誤曰金滕居東爲避
居故解鷓鴣詩種種害義朱傳从毛盡掃鮑謬當矣乃後也述
朱者因其晚季與蔡仲默書彖舍集傳而別爲也說何其悖也
居東辯詳見尚書金滕

鷓鴣

音寧

毛傳不言何鳥觀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

鳥也難則不曰鷓鴣爲惡鳥矣韓詩謂鷓鴣也尚養其子適曰

病也

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蔕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

合蒙鳩大名巧婦即小苾篇桃蟲也故趙岐注孟子曰鷓鴣爲

小鳥陸疏釋鷓鴣大呂爲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詞注云鷓
鴣鷓鴣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鷓鴣鷓鴣注云鷓鴣類

始祖王說而陸氏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也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擻

釋文云京劇反本倫駘

搨音

也予口卒瘞毛云手病

口病卒瘞兼手口則拮据大啖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口足爲事白拮据意大與毛同說文云据駘搨也拮手口并有所任也因引此詩始兼取毛韓二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曰蠋爲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大食於藿
侶蠶而不會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也下大桑野也地也案爾雅
蠋烏蠋注疏皆不言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杜桑野故知桑蟲
是傳第順經解也非確見此蟲也會桑也則爲葵蟲信矣又蠋

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蝟蝟今皆作蠋始
呂別於蠋名号毛晃白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東山詩兩言燮杜巖緝辯止呂爲燮有進罷久三義罷非所呂喻
獨宿進可言蠋不可言瓜久義爲卷此得止矣程子訓燮爲升
卽進義也朱傳呂爲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黃氏韻會備引詩
書呂釋燮字獨不及久義詩燮杜桑野燮杜稟薪燮也奄或燮
啖罩罩箋疏皆訓爲久何可遺也其燮止浮浮爲火氣上行乃
燮止本義皇王燮哉燮訓君天生燮民燮訓罷燮皇皇燮訓
昂韻會皆及止其升進止燮與寔祭止燮雖及止啖不引詩燮
衍製祖禰祠燮嘗爲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止息三章是居者止望古注如此既合敘意又
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
指行者息家言趣味短矣我征事至言我止行者當豕至也瓜
苦杜稟新喻君子畱滯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季言久不見
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溷埽呂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
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止情婉而至矣今既呂爲行者止語
豕謂三季不見是不見瓜苦息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

蠨蛸釋文云蠨說文伯蠨音夙今說文蠨蘇蘇彫切蠨本呂肅得

聲陸氏所云乃叔重止舊音矣案玉篇伯蠨先么切則此字音

形止改其來已久

本艸綱目論營有三種一種能飛有炆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
艸爲營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炆奮翼乃竹根所化大名爲
蠲明堂月令腐艸爲蠲是也大名宵行一種水營居水中李氏
此言殆未必燂營中化也先有炆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
昔俞陶隱居言初昔如蛹腹下有炆數日變而能飛此說得中
又營从艸化大得溼熱中氣而生或艸或水隨近樓託故是一
種安得分而三中至宵行中名是因朱傳而傳會案宵行非蟲
名楊用修辯中甚確說載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燂毛傳中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鶴
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蟻垤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中鶴好水長鳴

而喜此但言蟻也知雨及鶴也好水至鳴也必於埴初不言其
故箋疏大蚕明解朱傳求其說而不得豕謂蟻知雨而出埴鶴
就食也豕鳴於其上誤矣艸木疏言鶴會負埴雅言鶴甘帶也

蛇

然不云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
白鶴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也

畏鳴而喜

見文選張萼禊
詩注李善引也

蓋鶴鳥本不知將雨見埴而知也故

喜而鳴也傳意始曉啖矣

說文蚕鶴字而雀字注引詩雀鳴于埴故後儒皆曰鶴雀爲一字

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雀已從隹而又加鳥乃俗人止誤啖
說文云雀小鷹也陸氏艸木疏云鶴侶鴻而大合此二說雀鶴

大小異形定非一鳥。曰鶴。豈也。鳥爲俗所加。非管論也。字兼鳥。隹。二旁。如鷹鷄。雛鶴等。皆是。詳見總話。正字類。何獨疑於鶴。乎。東山釋文云。鶴本又作雀。不云字。又作雀。益夫。不曰爲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鴟鴞。鴝鵒。跋三詩。敘朱子。垂譏焉。東山詩。敘曰爲周大夫。伯朱子。曰爲周公。自伯此。稍異矣。然於義俱通。奄關得夫也。伐柯九罭二詩。敘曰爲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空居東。王當昂迎公歸。朱子則曰爲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畱也。二說乃大相反較。而論止敘義。伯勝也。公杜翰則澤及四海。公杜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畱公於東。何爲乎。況公止居東。因王疑未釋也。

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也身一日不安何足爲公喜王疑釋而公
面歸王室也奔也天下也奔也夫東人也奔也不召爲喜而顧
欲留也斯乃兒女子也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
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敘說原奄不通傳召四國爲管蔡
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從而改爲輶士所佗召畚甫
篇不知何所攷據又訓四國爲四方也國而譏敘爲奄理夫四
國佗敵而詩人惡也何謂奄理哉

毛云隋

駝安曲容切
二音盞孔也

白斧方盞白斨擘則二者皆斧自豳人用

召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鑿屬白錡木屬白鉢孔氏未能審厥
狀而釋文召鉢爲獨頭斧則二者大斧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

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啻此詩每章皆二句毛艱本曰爲興
毛曰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止有禮義四國破止跛止是其臯
也艱曰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止正大

朱子旣曰破斧詩爲輿士奮周公矣又從而爲止說曰當日報堅
輒銳止人皆能曰周公止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止計蓋
大莫非聖人止徒也夫勦爲此說者特出於己止臆見耳乃豈
據爲故實而發茲歎美止言一周公唱於上輿士咏於下殆
若目見止其自信大管矣哉

伐柯 九罭

伐柯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

此毛說艱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

而因告王曰

迎公止遣詞指略相同伐柯首章言迎公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昂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衮衣欲王自上公止佐處公卽上篇召禮迎公止意也中二章則召鴻不宜於陸渚喻東土下國非所召居公次見王止迎公當昂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旨不外此不獨見周公止惠爲人所說服次見伯詩者惟恐王止不用周公又惟恐王止待公未盡其遣意國止情好賢止意纏綿懇惻具見於詩故足爲訓也集傳悉埽斯義於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止難次章比見公止易而已於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人召見公爲喜而欲留止乃一人止私情何關朝廷理敵止故哉不但令讀者絕棄觀感

且使古人佗詩止苦心恣由白於後世矣

狼跋

詩曰狼爲興但取其跋胡靈尾爲進退兩難止喻初不計其物止
善惡也伊川曰狼爲惡獸非所曰喻聖人故變其說曰爲狼曰
貪欲而陷於機穽公曰恣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啖曰狼喻
聖固爲擬非其倫反狼止惡曰見聖止美是又曰聖與狼較論
善惡也夫非所曰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曰爲詩人止意謂公止被毀非四國止所爲乃公
自讓其大美自不使讒妄得加忠聖也或譏其傷巧又自解曰
佗詩止體當如此如昭公爲齊氏所逐普烱卻書公孫于齊如

其自出噫過矣昔炆凡諸侯出奔皆召自出爲文然豈書某人

出其君某者先儒釋其旨謂譏其君止自取召示警也

見昔炆
襄十四

季杜注爲魯諱惟書孫不書奔自周公止遭謗豈大自取兮若如

朱子止言非敬公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政非謂遭謗也公
攝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此大美自炎易几
則又言其畱相成王止事

几几傳云絢兒

絢字大伦
周見玉篇

絢是易頭飾几几卽其兒狀初未及安

重意詩但舉公止服飾召見公止畱相成王而惠稱其服居位
豈慚止意自可想見舉足安重持其一爲目軋此召爲公止笑
意反陋矣王氏謂几乃人所凭召安故几几當訓爲安安石厠

多傳會此尤鄙淺可笑

毛詩稽古編卷八終

毛詩稽古編

卷八

終